

宋

會

要

宋會要

買馬

此卷數批
在前不在中
縫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匹以備征討
六年十二月詔歲於邊郡市馬償以善價內屬戎人
驅馬詣闕下者悉令縣次續食以優之如聞富人皆私
市之致戰騎多闕自今一切禁之違者許相告發每匹
賞錢十萬私市者論其罪中外官犯者所在以聞
八年十二月詔先是禁民於法邊諸郡私市馬及戎人賣
馬入官取其良而棄駑者又民不敢私市使往來死於
道者衆戎人少利國馬無以充舊贖自今邊郡吏謹視
馬之良駑駑者刻毛以記許民市庶免戎獲利而歲驅
馬通關市有以補戰騎之闕焉
雍熙四年五月以北

虜未平方一資戰騎分遣使臣收買京城及諸道私家所畜之馬凡勝衣甲者三等定價頗優以市之次弱者不取有逸羣駟駿不拘常價皆厚給其直 真宗咸平六年二月二日涇原路總管陳興言渭州鎮戎軍皆置市馬務然鎮戎所湏錢帛皆自渭州輦置之廢鎮戎軍市馬務為便帝曰朝廷比置鎮戎軍勞賞守戍者蓋亦欲通戎人賣馬之路今遽廢之恐部族惑於聞聽今但存餘為制置若渭州優其價直即戎人皆來渭州自然免運送錢帛之費而且無廢鎮戎買馬之名 三月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黔南蠻族頗有善馬請致館設給緡帛每歲收市從之 七月詔陝西振武兵依河東廣銳

例官給直以市戰馬

廣銳兵官給中金以充馬價相與立社馬死則共市而補之振武兵

願從其例

景德二年正月詔

法遣諸州所市戰馬舊

自三歲至十七歲者官悉取之自今則市四歲至十三

歲者餘勿禁

天禧元年八月四日詔戎州市得夷人

馬舊送遂州揀選自今有小弱不任支配者委峽路鈴

轄司估其直出賣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一日羣牧制

置司言西路沿邊州軍所賣馬價益高但欲歲增其數

而多有不任披甲者望諸州不須增多但是良馬本司

便不比較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 真宗帝紀大中祥

邊部番鈴轄部監知州等私買

寶元三年二月十一

日羣牧司言和買馬價等第詔第一等五十千第二等

四十千等三等三十千第四等二十五千在京以浙續
估實價外處支見錢 康定元年二月八日詔令將三
歲已上十三歲以下堪充帶衣甲壯嫩好馬赴京進賣
經過館驛支給熟食草料 二十七日詔開封府買馬
令權知府鄭戢躬親管勾仍差同紀察在京刑獄李昭
述三司度支判官王球分置場收買 五月二十五日
有司上言在京收買鞍馬切慮擁併詔差群牧判官沈
維溫三司勾當公事任顯於開寶寺群牧判官周越三
司勾當公事張子憲於錫慶院各置場收買 慶曆元
年七月詔諸路本城廂軍軍員闕馬聽自市三歲以上
十三歲以下高四尺一寸者官用印附籍給賜粟 八

月詔河北置場括市馬沿邊七州軍免之 二年三月
詔河北沿邊州軍置場市馬 六月詔河北都運司籍
民間所養馬沿邊有警則給價市之 五年七月樞密
院言咸平初陝西振武鄉兵許給社買馬以升填廣銳
軍往歲河東已有此例今河東諸軍闕廣銳指揮人數
不足欲聽本路宣毅義勇鄉軍結社買馬官助其價以
升填其闕從之 十一日詔并代路許宣毅義勇鄉軍
結社買馬官助其價升填廣銳兵之闕 二十九日吏
內府絹二十萬匹付并府州寄嵐軍市馬 六年五月
詔陝西相度興置屯田夏安期興四路經畧司招誘蕃
部入中戰馬 十二日詔保安鎮戎軍權場歲各市馬

千匹 八年十一月環慶路經畧使李肅子郿延路經
略使陸詵陝西制置解鹽判官李師錫並言本路無係
官草地又去西界咫尺難以興置馬監其同州沙苑監
近割屬陝西監牧司可以增添牧馬詔陝西四路都總
管司更不興置馬監仰陝西監牧司廣市善種令蕃息
以備逐路諸軍關馬 皇祐二年八月群牧司言近以
河北轉運總管等相度權往買馬勘會河北州軍諸軍
關馬至多乞依韓琦奏別降宣命下河北諸州軍今依
舊牧買第一等第五等^等鞍馬相兼配填諸軍關數仍乞
令逐處官吏設法招誘牧買逐月依例申奏其權住牧
買第六等馬侯豐稔復舊從之 至和元年七月河北

安撫使賈昌朝請以河北諸州軍戶絕錢并官死馬價
錢令透處市馬以給諸軍從之 十二月群牧司言舊
制陝西河東路十七州軍市馬自西事後止置場于秦
州令內外諸軍皆關馬欲請於環州保安德順軍仍舊
市馬從之 三年八月十五日知并州龐籍言勘會本
路馬軍例各關馬麟府見管買馬物帛數少乞下三司
支撥絹帛五七萬匹詔令三司支絹三萬匹於麟州下
却 是月二十二日詔三司以絹三萬市馬于府州以
給河東馬軍 嘉祐五年八月詔權陝西轉運副使薛
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公事仍相度於原州渭州德
順軍置買馬場具同州沙苑監并鳳翔府牧地勾當使

臣更不下群牧司舉官並令薛向保薦以聞初相度

古國馬盛棄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今陝西馬所重

出薛向三司所支銀絹又許財賦一轉運使先機

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一轉運使先機

不決其土地置監而華養之蓋得西戎之馬牧之西

利也因其材使久其任而畜耕墾之則無陽於民二

防塘泊之患而土多瀉由戎馬所屯就陝西興置監牧

多在此路馬又不堪未嘗草馬若就陝西興置監牧

河以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于此

志以肥饒之地賦民牧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于此

利之大者仍請委向舉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于此

官及論改舊弊故有是命

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九處置場市馬涇原路副總

管陳興欲廢鎮戎市馬場併歸平涼真宗常諭近臣買

馬之法不獨蕃牧國馬亦欲招來蕃部以伺敵情不可

輕易其後歲月寢久他州群皆廢唯秦州一處募馬尚

行每蕃漢商人聚馬五七十匹至百匹謂之一券每匹
至場支錢一千逐程給以芻粟首領續食至京師禮賓
院又給十五日并犒設酒食之費方詣估馬司估所直
以支度支錢帛又有朝辭分物錦襖子銀腰帶以所得
價錢市物給公憑免沿路征稅直至出界計其所直每
匹不下五六十千然所得之馬皆病患之餘形骨低弱
格尺止及四尺二寸以下謂之雜支然於上品良馬固
不可得至於夫近上臣僚及宗室國信往來及揀填馬
軍歲多不足請於原渭二州德順軍三處置場舉選使
臣專買馬以解鹽交引召募蕃商廣收良馬不支度支
錢帛其券馬且以來遠人且存不可廢歲可別得良馬

八千餘匹以三千給發沿邊馬軍五千人羣牧司從之

八年正月宰臣韓琦言秦州永寧寨元以抄市券馬之

處昨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

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苟蕩然流入虜中實耗

國用請復置場於永寧而罷古渭城買馬從之宋

康辰相第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得於馬商陳音馬

約具在折繼宣所費詔一德用除右千牛衛上將軍使

知通州仍增置隨州通判一員九月丁未折繼宣奏

諸衛將軍安遠若渭州諸羌為三畝地宋史呂公綽傳

綽知秦州安遠若渭州諸羌為三畝地宋史呂公綽傳

成手馬多嗣公綽諭諸羌先為三畝地宋史呂公綽傳

轉運使制直市解鹽兼提舉買馬監牧向乃置場於原

渭以美封人之度曆中為河北西路承沙苑官者傳李

州置場以秦市之繼和領職英宗治平元年八月十

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獲後

二日群牧副使劉渙言所管御馬至少乞令買馬州軍
用心添價收買勘會到嘉祐四年下陝西河東路都總
管司揀選少嫩迭格尺堪充御馬者鄜延環慶涇原河
東路十一匹秦鳳路三十匹詔令揀選及收買仍依嘉
祐四年匹數下遼路都總管司 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群牧司言據陝西提舉買馬監牧司言每年元定買馬
銀四萬兩絹七萬五千匹內銀本路自有坑冶冶興發銀
貨已多更不支撥外欲乞下三司一就充那紬絹每年
從京畿支撥一十萬匹差使臣管押遞鋪般運赴陝府
下却應副買馬支用詔令三司於每年合支撥銀絹內
只支紬絹共一十萬匹充買馬支用仍支撥堪充軍裝

紬絹責令易為變轉其四萬兩更不支如三司支撥未
到卽監牧司具狀聞奏以上宋會要神宗熙寧元年八月群
牧司言乞下河東等路市馬每五千匹赴衛州監牧司詔
令陝西河東各市一千匹京東三百匹仍增價錢有差
二十六日詔河北馬軍並令立社依陝西河東例共
備錢助買馬其先給官價錢並等第增加仍出內庫珠
千餘萬贖以充用十月陝西同制置解鹽李師錫言
渭州德順軍今年春季買馬比額虧少訪聞秦州界經
過道路堡塞約攔鞍馬不令放來涇原兼以西事未寧
不敢於西界極邊族帳過往又德順軍界延家族蕃部
納藥等稱有販馬蕃客賄願等到秦州界為賊人劫掠

由是少有蕃部販至軍中渭州蕃部青羅等稱秦州界
青羅寨董家堡等守把人要每匹納稅錢百文鹽抄却
計作錢數每千納十錢足今已約束尚慮阻節欲乞朝
廷專委本路經畧司覺察嚴加約束止絕於鹽引上
紐納稅錢所貴就近指揮城寨官吏畏稟易為止絕從
之 三年十月五日群牧司言陝西宣撫使韓絳等奏
比來官私難得好馬蓋官價小乞自今應買馬州軍添
價收買即客人不願中官毋禁吏民收買本司定騾馬
不添外其秦渭原階州德順軍見買大馬逐等添錢有
差詔除階州馬不添外其餘從所請其價高馬小客人
不願中官者赴場火印訖聽諸色人收買 十二月二

十七日群牧判官王晦言乞自今原渭州德順軍買馬
使臣任內每年共添置馬一萬匹如使臣買及年額乞
優與酬獎所少馬價乞下買馬司擘劃及夫川絹或朝
廷支撥銀絹應副後會原渭州德順軍三處三年買一
萬七千一百匹詔令添買反三萬匹以十分為率買及
六分七釐與轉一官餘三分三釐均為三等每增一等
更減一年磨勘令三司歲支紬絹四萬匹與城都府梓
州利州三路見支紬絹六萬匹共十萬匹與陝西賣鹽
錢相兼買馬年終具買馬數目及支過錢絹等已支見
在申三司群牧司其三州軍提舉買馬等賞罰自依別
降指揮 六年五月十一日涇原路經略司言德順軍界

蕃部收買馬每請官錢外例各添備價錢詔令經略司
體量貼還其價 七年二月十四日鄜延路經畧司言
德靖寨管下小胡等族蕃兵見闕戰馬乞於本司封椿
錢內借支萬貫委官於渭州德順軍市馬散賣與得力
蕃兵從之 八年正月十二日知成都府路蔡延慶言
邛部川蠻王苴尅等遣首領願以馬中賣入漢詔延慶
優加犒設以示招來議者以成都府路可市馬特委慶
慶領其事原渭州德順軍更不買馬以移熙河路置場
故也 九年三月六日提舉熙河路買馬司言准朝旨
立定起發馬綱日限條約欲令逐場今後如日逐買馬
數多才及三五十匹立便計綱起發若遇買發數少五

日內買未及上件匹數即據數解赴合屬去處送納內
熙州馬務受納熙河州并寧河寨買到官馬如三場日
逐納到馬數多才及百匹合本務於當日編排次日計
網起發若納到五日內未及百匹即據數撥網施行從
之 四月二十三日中書門下省言勘會川路買馬所
買不多及不耐騎壓難為養飼兼據邊路官司申報權
茶修路等事於邊計蠻情各有不便欲罷提舉買馬官
所有買馬權茶指揮更不施行餘如舊條從之 九月
八日詔自今應于買馬事並樞密院施行 十年正月
十二日詔今後提舉市易司應副過買馬司錢今買馬
司限一年內撥還其已少下錢二十餘萬貫令市易司

於本路息錢內除破仍自今三司逐年於券馬錢內椿

管一十萬貫應副買馬熙寧九年已吏者並行除破舊

證誤熙寧八年正月議者謂成部路可市戎濫然雅

夷人戰馬詔委知府蔡延慶領之部寄錄七年三月戊

申詔梓路察訪熊本措置戎濫於雅州買馬八月庚午

命蔡延慶從衆戎款州買馬事八年正月已延慶言

印部川慶願賣馬詔延慶招來之此時延慶併領成雅嘉

中非事始也注八年三月庚戌延慶併領成雅嘉

文龍等州元豐元年閏正月十八日群牧司乞於德順

買馬事州元豐元年閏正月十八日群牧司乞於德順

軍置場買馬從之二月七日詔給鹽鈔三十萬緡付

群牧司買馬同日河東經畧司韓絳言乞令弓箭手

買四尺四寸以上馬仍勒貼納官價錢從之免貼納價

錢三月十九日郡牧判官王欽臣言請買絀絹錦綺

及虎豹等皮博馬從之十二月二十四日詔京東西

開封府界將下馬軍關馬委遂將召買四歲已上十歲
已下堪披甲馬錢於封樁禁軍缺額請受內借支三
年八月二十七日群牧司言既許養馬人戶赴司買馬
緣陝西買馬司歲發馬數無寬剩欲乞於歲計外添買
驍騎以上馬三千匹赴本司交納從之四年正月二
十一日詔令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指揮許令弓箭手
依官價自買及格堪披帶馬赴官呈印訖給付關買馬
場日內支價錢仍充買馬司年額之數二月二十八
日京東轉運判官吳居厚乞同李察募慣習航海之人
因其商販踏行海道之通塞遠近聞諭女真入馬之利
詢求海北排岸司所在及其興廢之因俟得其實條畫

以聞從之 四月十八日上批聞同主管陝西買馬司
高士言凡與蕃部交易動以惡言慢罵之其儕類每有
怨色亦是阻其來馬一塗可令郭茂恂體究批聞 五
年正月二十六日詔在先朝時女真常至登州賣馬後
聞女真馬行道徑已屬高麗隔絕歲久不至今朝廷與
高麗遣使往還可降詔與國主諭旨女真如願以馬與
中國為市宜許假道 二月一日涇原路經畧司乞下
買馬司買四千匹赴本路買民馬相兼給諸軍從之
十一月二十八日提舉陝西買馬司言本司管總支填
連馬闕數至多少有及四尺一寸赴官中賣欲乞依定
價權買四尺二寸或一寸北馬及十一歲以上與壯馬

相兼走遣從之仍不充額續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豐五年

及歸明界弓箭手自買馬乞依舊舊弓箭手例每匹給撫

養庫絹五匹為賞從之環慶路准此宋史長編神宗

朝提舉陝西買馬監牧司言乞免商一六年七月二十

蘇沙免監抹日馬留為馬種從之商

九日知延州劉昌祚言乞量減監牧司年額馬數增價

買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馬增置馬軍蕃落從之八

月十一日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司言已遣官往諸路選

買牝牡馬上京乞逐路專責監司一員提舉從之諸路

差提點刑獄官開封府界差提點官九月四日上批

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拯建議本路教騎人以十分為

率從上取二分依麟府和市馬價每匹官給錢二十五

千責令買及格馬作五年買足據見管人二分當得六

千九百一十八匹價錢十七萬二千九百五十緡可支
京東路元豐六年上半年鹽息錢不足即續支下半年
錢付王崇拯月具買馬數以聞其請給之際官私人有
分毫取與並依在京河倉法 十月十八日提舉陝西
買馬司郭茂恂言制置牧馬司於熙河路買牝牡馬價
高於本司所買年額詔令提舉經度制牧馬司裁減以
聞 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提舉京東保甲馬霍翔言買
馬法無過八歲及十五歲給公據斥賣切以牡馬十歲
方壯牝馬十七歲猶生駒乞許買十歲以下牡馬十三
歲以下牝馬至十七歲以上并許斥賣買馬錢先以提
舉司錢代支民戶均助錢令隨後錢納下京西路施行

翔又言約京東路齊淄青鄆密維六州產馬最多可減
為五年濮濟沂徐單曹州淮揚軍南京並馬差少可減
為七年荳萊二州馬雖多往往不及格可依舊十年取
足詔五年者展為六年七年者展為八年餘從之 二
十五日提舉京西保馬司言本路養馬十五年數足乞
每都先買二十匹限歲終足許本司較量知佐能否聞
奏陞黜詔依元降年限每年買及一分六月十三日知
京西保馬司詔限十五年數足今保馬司通牒諸縣作二
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乞許於元限減五年詔
提舉京西路保馬司六月九日詔河東鄆延環慶路各發
戶馬二千匹河東路可就給本路鄆延路以永興軍等
路環慶路以秦鳳等路其少數即以開封府界戶馬如

尚少內郎延路仍以京西路坊郭戶馬所發馬官買者
給元價私買者分三等上三十千中二十五千下二十
千以解鹽司賣鹽錢阜財監應副市易錢先借支開封
府界以左藏庫錢餘以本路錢專主管官開封府界委
范峴河東范純粹秦鳳等路李察永興軍等路葉康直
其買過戶馬限三年 七月五日詔提舉陝西買馬官
展二年磨勘以有司言歲買馬不及額也 二十二日
上批昨尚書省議寬減京畿戶馬人遂有慢令之心帳
內但有馬數因事調發乃見其情開封府界提點范峴
及知開封縣李括所奏如可行宜令兵部條其以聞兵
部言峴奏戶馬未買或乘往別路未回或有病未發如

當起發印及一綱乃發本部看詳如來往河東陝西路
者乞就支餘如詢請及如括言馬已起發者即三年買
足從之 二十三日同主管京西路保馬呂公雅言奉
詔聞本路保馬極苦難買衆既爭市價亦倍費至駕者
不減百千深恐本司近奏所責之數過多民間未悉朝
廷取効在遠之意遂致如此宜更消息考驗但如元令
聊增其數可也臣今相度當減每都之數今約年終各
以八匹為限及本路每都一分四匹今界增倍若歲買
二分八年可足其旦僻縣展為十年從之 十二月九
日詔陝西買馬隸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司 八
年二月十三日詔開封府三路保甲所養官馬生駒不

赴官等量私自市若藏買并引領牙保及所轄人各減
盜及貿易官馬法一等許人告賞二十千 哲宗元祐
元年三月十六日樞密院言三路保甲有借到人戶私
馬並還其直從之 五年七月九日涇原路經畧司言
請自元祐三年五月以後根括違法典買蕃部地土人
興免罪許以兩頃五十畝出刺弓箭手一人買馬一匹
從之 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提舉陝西等路買馬
公事陸師閔言請自今使蕃漢商人願以馬給券進賣
者於熙河秦鳳路買馬場驗印從逐場見價給券送太
僕寺界其直若券馬盛行則買馬場可罷從之 三年
十一月七日樞密院言鄜延環慶路騎兵闕少已降指

揮專委提舉買馬陸師閔每路要及萬匹以上切慮將
逐路正兵及漢蕃弓箭手見有馬數通及萬匹兼經畧
司所買馬各未有支配漢蕃人兵分數詔陸師閔見馬
外逐路增買各及萬匹以上并經畧司所買馬權不限
分數支填正兵有餘即以次支配漢蕃弓箭手 四年
二月四日詔涇原秦鳳路各特降度牒百道提點熙河
蘭岷等路漢蕃弓箭司回易見錢支配漢蕃兵收買戰馬
六月十三日樞密院言熙河蘭岷路騎兵關馬數多
詔專委提舉買馬陸師閔於年額外更買三千匹應
副熙河蘭岷諸軍并漢蕃弓箭手今防秋前數足弓箭
手今自備馬關經畧司依所買錢數寬限催納元價送

還買馬司

元符元年五月十四日詔太僕寺自今官

馬到寺四尺二寸以上六歲以下並送揀馬所選訖方
許支使二十九日樞密院言河東路買馬科定州軍匹
數致令市戶於別路倍錢收買詔樞密院直學士河東
路經畧安撫使孫覽特降為實文閣待制徽宗宣和
二年十二月八日樞密院言管勾茶司事兼提舉買馬
監牧司宇文常奏勘會陝西買馬自承聖訓遵用元豐
舊法減省收買去年八月至今七月終買到馬一萬一
千六百四十一匹減省錢一百六十六萬六千二百八
十一貫二百文詔提舉買馬監牧司具合推賞官吏職
位保明申特差宇文常充提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陝西安撫司奏准指揮令本司計置良馬一萬匹尋委
 陝西提舉茶馬官郭思計置數定詔川陝買馬萬匹郭
 思張有極及官屬等陞職進官有差以上續國朝會要
 二年冬十月詔川茶數品惟雅州名山宋史通鑑其以
 易馬毋得他用餘傳羅宋史張若谷傳若谷拜諫其以
 大夫知并州先是用餘傳羅宋史張若谷傳若谷拜諫其以
 之若谷以謂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情且中國得戰
 馬正嚴之則精阻不安奏從市如故而馬入歲增得
 呂衡傳瀘州通馬其長時守武史昌衡請由東詔調
 變驅馬來市官第其長時守武史昌衡請由東詔調
 輕估直而抑買昌衡請嚴禁之東齊記事河東忠烈
 宣勇鄉兵結社買馬以項廣號禁之東齊記事河東忠烈
 後宣張義勇官此其價使買馬為社亦以外填廣統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二日臣僚言諸路入戶家得養馬
 不限數目官司不得拘籍仍不許差借和顧之類俟其
 畜養之久孳生漸盛聽於所在官司投賣即日優還價

價直從之 紹興元年七月九日樞密院言廣西經略
司乞支本路逐年未起無額上供錢應副買馬詔令廣
南西路轉運司於建炎三年四年未起有額無額上供
錢內疾速支撥應副通前共不得過十萬貫如逐項年
額錢已有起在路之數却於紹興元年分合起上供錢
內按數貼撥 二年六月四日廣西經畧安撫司言得
旨於韶州未起內藏庫錢內就便撥三十萬貫作六
料付本司措置收買四尺二寸以上堪好戰馬近年以
來馬價湧貴比年時已過四五倍承平之時修立馬價
即與今日不同乞於逐年元立價上從本司酌度隨日
令時價量添錢數收買從之 七月五日詔令禮部支

降廣西度牒五百道及本路出產鹽七十萬斤付本路
帥臣許中限一月措置變賣先次收買戰馬一千匹交
付新本路提舉茶鹽權樞密院計議官范伯思押付行
在樞密院送納如限內措置不足即將本路見存官馬
均那起發續將所買馬數以次撥還如用外尚有錢數
即續次收買差官起發上件馬並係御前要用諸處不
得截攔裁九日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言得旨令本軍
差人前去廣西取馬一百匹赴本軍欲因便令逐官自
備錢令所差去人於廣西產馬去處收買戰馬一百五
十匹乞依所取馬一百匹例每日支破十分草料應副
沿路養餵仍乞行下本路照會諸依仰張俊丁寧誠約

差去官兵到彼及在路不許撓擾生事

三年正月二

十六日詔邕州置買馬司收買高及四尺二寸以上口齒四歲以上八歲以下堪披帶戰馬並經由邕州邊界出入及用邕州寨官并効用說諭收買今後委本州知州專管每買一百匹發赴桂州經畧司交割仍每綱須要上等馬十匹桂州經畧司專一提舉收買發到馬數委帥臣看驗堪充披帶戰馬即行交收如有不依條法並行退還今變轉別買今來買馬雖已立定格尺價錢仰買馬官子細相視雖稍有不及格尺而闊壯堪披帶許量添收買亦須及四尺一寸以上仍於綱界狀內分明開說如有未盡未便委廣西帥司速具條畫申請施

行以樞密院言廣西收買戰馬多是不依格尺記號不
明或老或怯不堪披帶政有是命 二月五日詔廣南
西路置提舉買馬官一員以提舉廣南西路買馬為名
於邕州置司請給序官薦舉人從等並依本路提舉茶
鹽官條例并置屬官武臣一員以本路買馬司幹辦公
事為名自邕州至行在往來催促綱馬驛程等請給序
官人從等並依提舉茶鹽司條例所差官並令三省樞
密院選擇取旨其經畧司所差屬官只依舊提舉洞丁
其措置收買戰馬指揮更不施行餘依近降指揮令所
差官遵守如有相妨及更有合行事件條具申樞密院
以陳陳言望明詔有司於邕州置買馬司差有風力臣
僚一員充提舉官收買綱馬本路帥臣不得干預所有

起綱舊馬事乞命有司採訪泰鳳路茶馬司條法參
照施行故有是命是月二十日路達有令提舉廣南西路
買馬於賓州置司仍從本司提舉廣南西路買馬臣奏
次至紹興四年二月十八日提舉廣南西路買馬臣奏
言乞依舊典於邕州置司本司招馬官二員乞依舊
司奏辟漢洞諸曉蠻情入元應機如山案并漢洞官並依
舊兼管本司招馬仍帶人元應機如山案并漢洞官並依
用辟開即乞下經名司合臣同辦奏辟之八日樞
密院言已創置廣南西路提舉買馬官邕州置司未有
每歲立定支降買馬本錢詔令買馬司每年取撥廣西
路上供錢七萬餘貫提刑司封椿錢一十萬貫韶州年
額鑄發內藏庫錢一十萬貫仍自紹興三年為始逐月
具已撥到及已未支使帳狀聞奏并申樞密院其後十
一月二
十一日詔取撥提刑司封
橋錢一十萬貫更不施行
路邕州效用蒙賜進狀伏見逐年蕃蠻將馬至橫山寨

貨賣監官將鹽絲絕絹高增價錢準折鹽人好馬不願
博賣乞行下買馬司常切覺察逐時收補白身效用是
招馬為名請出官錢私作經營乞行下買馬司出榜招
置有功土人充本司效用名籍輪差入界如招馬及數
即優與推賞著蠻將馬至橫山寨貨賣被洞官并店戶
等人衆私與蠻人交易欲行下買馬司過下諸州寨約
束如有馬月分令經過地分預先申聞令買馬司盡數
收買乞行下買馬司出榜曉諭如諸色人有馬赴官中
賣即時支還價錢及勸誘窮乏之人小販鹽絲入界就
蠻人博易若及兩匹至三匹即許逐旋赴官中賣左右
兩江知州知洞已次首領每員有好馬五匹至十匹乞

行下本路及邕州安撫司踏逐土官二人充幹辦官輪
番經由左右兩江三十六溪洞勸諭知州知洞及已次
首領將馬中賣入官量行走給價錢詔創與提舉廣南
西路買馬司 二十六日提舉廣南西路買馬李預言
實馬價錢乞於廣西欽州鹽倉就支換鹽一百萬斤應
副博易詔依其買鹽本錢今本路提舉茶鹽司於應干
上供錢內剗刷撥還 三月十七日樞密院言廣南西
路經畧司得旨委官去邕州橫山寨收買戰馬其間有
出格馬錢數倍多若袞合解發支付軍下竊慮無以分
別已措置如有格尺高大稍堪調習可充御前使用即
揀選付本司委官專一養餒類聚成數別差官管押交

納詔依內價錢倍多買到出格堪好馬遂旋差得力官
兵管押前來樞密院送納四月二十三日詔邕州進
士昌懋陳獻廣南西路買馬利便可採特與中州文學
差充廣南西路買馬司準備差使以慈言代見大理
知府姓高者稍習文典粗識禮儀前王舉洞府有
功用青牒論買戰馬馬即時中本國王納若我馬一
十區應副朝廷先備馬馬樣五十匹差官張羅堅管
請差人使朝延上件馬減千匹只買馬官差使往
設張羅至橫山寨時李城減千匹只買馬官差使往
智建之入遣大理國乞情備戰馬三思信說接引
前件馬一人入遣大理國乞情備戰馬三思信說接引
賜與錦袍一領銀帶一條仍令効用通論官中貴者
知由與此蜜情恭領銀帶一條仍令効用通論官中貴者
亦不其間有出格買馬厥直太其格而自來者迎年舊
指揮買馬建格如買溪洞主將或有人不肯人一搭
可猶其舊例西有出格并大理國分遠効用通論買馬

不可無弊帑以將其厚意乞下買馬司相度每去一萬
約用銀帑幾段以爲人信用提舉官銜位封題付與
折使臣前去所貴外蕃見得朝廷厚欽奉其賜金如
緣鑑則盡招馬之術自來官司差人入鑾幹辦馬一百
還支監一指揮買馬司如差効用招人鑾格許借官錢
託人信已指買馬教乞依大觀買馬格銷破折會結
充買監餘侯招到馬教乞依大觀買馬格銷破折會結
制與舉廣南西路院馬八月二十七日進義副尉前權
條刻措置由樞密院馬八月二十七日進義副尉前權
廣西路邕州靖遠寨知寨黃迥言竊見蕃蠻將馬中賣
其買馬官除支官錢收買數盡諸州般運錢鹽未到無
錢可支蠻人尚有數中賣官司買之未盡各依舊章控
退回巢穴咸有怨嗟之言乞自今後許本寨脚店戶百
姓及溪洞官典頭首有力之家將錢物明赴官專差編
攔使臣一員監觀就蕃蠻博買各將之寨等量呈驗置

簿書具色樣記其尺格依舊給付買馬人餽養俟官中
般運錢鹽絲帛到庫即依簿內姓名馬樣令各牽赴官
重行等量印賣入官依格更給價錢官私兩便亦不失
遠人懷慕遠來之意詔令提舉廣南西路買馬司相度
申樞密院又言朝廷舊法於本路邕州橫山寨招買特
磨道等蕃馬元立定等格自四尺一寸至四尺七寸逐
等各立定價錢收買只應副本路州軍馬軍調習備邊
緩急之用竊見蕃蠻巢穴有出等高馬官司未曾增錢
破格收買乞於格外自四尺六寸以上五尺以下高等
闊壯齒嫩大馬增立格價下措置買馬司官差招馬官
前去羅殿國等處蕃蠻別行招誘赴官收買詔令廣西提

舉買馬官李預措買多方說諭蠻人如有牽到出格好馬及闊壯口齒嫩者許於見立格令價直外更增添價收買仍具已措置事狀聞奏 十月十三日廣西撫諭明橐言大理國欲進奉及賣馬事上曰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但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雖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 十一月二十一日提舉廣南西路買馬李預言提刑司言除無封椿錢外有見在贍學經制等錢望下提刑司照會如無封椿錢即於贍學經制錢逐給支撥應副詔依許於本路贍學經制錢內通融取撥一十萬貫通其餘見在窠名計五十一萬貫並應副買馬支用

二十五日李預又言本司買發戰馬得旨不許他處收買今來竊慮行在諸軍有畫到指揮前來買馬即與本司相妨致蓄蠻增買價直枉費官錢無恐別致爭競欲應諸軍有畫降到聖旨指揮前來本路買馬並從本司一處收買撥付庶得不致生事又言本司馬綱全藉逐州應副官兵起發本司於兵馬不係管轄竊恐所差押馬官兵州縣別有推托不肯即時刷那應副致馬綱留滯望下本路照會如州縣承本司差押馬官公文即仰疾速差撥不得別有推托占留如違並從本司奏劾並從之二十六日李預又言本司所買馬全藉沿邊州郡協力收買今來除邕州知州已得旨專管買馬外有

賓橫宜觀等四州並係接連外界可以招誘收買欲令
賓橫宜觀等四州並依邕州例專管買發戰馬庶得及
時分頭責辦從之。四年正月十五日李預又言得旨
募土人招誘買馬及三百匹補守闕進義副尉每三百
匹轉一官資令來措置如能招到出格馴熟良馬即乞
不限招及三百匹之數許令據所招到數逐旋計綱差
所招人同部押官管押赴行在交納保明格外推賞詔
立定今後招誘買及一百匹各高四尺六寸以上八歲
以下闊壯無疾馴熟堪披帶馬就差同部押官管押前
來在路無遺闕倒斃不及一分與依前項招買及三百
匹指揮推恩。二月十八日樞密院言提舉廣南西路

買馬李預請今來置司之初全藉州郡協力應副而廣右官吏自來弛慢乞應緣買馬事務差官幹當行移文字取撥錢物并差發押馬官兵州軍輒違慢乞朝廷施行所貴上下協力不敢稽緩失事從之 十九日李預言昨支降欽州鹽一百萬斤止是取撥一次未有每年許支撥定額蓋蕃蠻要鹽如川陝用茶止是博易之物每年許令依已降指揮取撥鹽一百萬斤可以當錢七萬餘貫從之 二月二十五日廣南東西路宣諭明橐言前廣西提舉買馬李域差効用韋玉等十二人厚齎鹽綵入外國計置買馬雖一時遼急措置然於邊防未見其便講究買馬之術其說有七不惜多與馬價一也

厚其繒絲鹽貨之本二也待以恩禮三要約分明四也禁止官吏虧損侵欺五也信賞必罰以督官吏六也馬悉歸於朝廷而後付於將帥七也七說若行西南諸國所產可以畢至今來遣人深入蠻國招誘小必失陷官物大必引慝邊隙欲行下廣西提刑司根究諸司鹽剝利錢去著應副買馬仍乞令提舉買馬司照應臣前件七說不須差人計置招誘自足辦集詔令提舉廣南西路買馬司疾速相度聞奏其諸司鹽剝利錢仰本司提刑司剡刷具數申樞密院五年正月三日詔以廣西買馬司起發到馬不堪披帶提舉李預特降兩官本司買馬官武翼郎右江都巡檢蘓述進武校尉邕州橫

山知寨徐大烈承節郎橫山寨兵馬無押李循并招馬
官忠翊郎黃光敗康義郎黃泊各特降一官資 六年

二月二十八日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言乞免於威茂州

永康軍置場買馬所貴不致引惹違事從之

以提舉買馬趙開言稍近後蕃不欲三月四日軍臣

趙鼎論廣西買馬司空有所費而實無補欲相度止今

邕州知州專領屬官一員主管錢物上曰朕於諸事每

思慮必盡昨計并餘杭監牧一歲支費無慮二萬五自

可收買戰馬百五十匹卿等更議之 三月七日樞密

院言右承議郎范直清充提舉廣西路買馬拱衛大夫

惠州防禦使劉遠知邕州其本路買馬事件合行同共

措置詔令范直清劉遠公共協力措置收買堪好戰馬
計綱起發赴行在又詔知靜江府胡舜陟同共措置收
買五月二十三日提舉廣南西路買馬司言富州懷
內州懷郎宏報大理國有馬一千餘匹隨馬六千餘人
象三頭見在懷內州欲進發前來本司已帖招馬官知
田州黃洎遣人前去就諭令春買馬已足別無買馬錢
物在寨詔令廣西帥臣更切相度無他意即令提舉買
馬官多方措置收買預行差人體探如委詣實可令婉
順就諭據合用韋馬人數隨逐前來或令節次入界中
賣依例支給價錢不得阻節仍令帥司密切旨揮經由
沿邊供職官等至時暗作提備不許張皇引惹生事具

已措置施行狀聞奏 六月四日廣西路經畧司言

馬効用諱昂去大理國招馬經及八年至去年九月內

滿甘國王差摩訶菩城托桑一行人齋機密文字與大

理國王具章表匣內差王與誠楊賢明等管押象一頭

馬五百匹隨昂前來見在儂內佐部州駐劄今昂先次

齋牒申報乞將上項所稱進奉象依自來體例等量估

定價直優與分數用火印訖籍其毛齒格尺關申提舉

買馬司依所定價支錢物酬答揀選合格馬別作一項

計綱起發其起發過數與準年額合買之數從之

學士朱震言今日干戈未息我馬為急桂林招買勢不

可緩然而所可慮者夷人熟知熟易商買囊橐為吝願

庶諭廣南西路帥臣九是買馬去處並擇安靜而已與

時西北路通則漸減廣西買馬之數庶幾消患於未然
詔劉下廣西帥臣提悉買馬官常切我察不得因此致
生邊患八月二十七日知瀘州何懋言西南夷每歲之

秋夷人以馬請互市則開場博易厚以金帛蓋餌之利
利庸示羈縻之術意宏遠矣管內敘州置場之始也條
法具存閱時既久本司弗虔其弊滋甚故互市歲馬虧
損常直沮格棟退減落元數致馬不得售則或委棄殺
食而去深恐因緣積愆邊隙寔開可不為之慮望申核
有司悉循舊規革去宿弊從之十一月二十七日提
舉廣西路買馬司言本司招馬官黃光收發過馬共三
千五百匹皆是自備鹽絲充信招到各未曾需受恩賞
詔黃光改與轉一官七年閏十月五日詔川陝茶當

轉以博馬聞吳璘軍前尚或以博馬價珠及紅髮之類

艱難之際戰馬為急可割下約束十一月九日又諭吳璘以奉博馬珠玉紅

髮毛段之物上十一月十日詔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

胡舜陟特轉一官以樞密院言本司買發給與十年

四月二十八日樞密院言陝西買馬舊法主管馬事官

階岷鞏州德順軍長吏通判熙秦州通判專切提舉今

來創行之初理宜措置詔熙州專差帥司提舉買馬

十二年四月五日詔廣西路經畧安撫使胡舜陟提點

買馬降授武顯大夫吉州防禦使權發遣邕州愈僭楷

置吏撥錢物左儒林郎準備差遣權幹辦公事賈叔願

招馬官保義郎黃汴守闕進義副尉黃述降授敦武郎

提舉右江都巡檢使蘇述降授從義郎橫山知寨王仲
降授承信郎橫山寨兵馬監押李肇各特與轉一官點
檢起發綱馬右承奉郎幹辦公事王次張右從事郎書
寫機宜文字胡仔右從郎郎幹辦公事趙伯樞右迪功
郎監經撫犒賞庫收支買馬錢物宋許各減二年磨勘
內選人比類施行招馬官四員內忠州郎農業存承信
郎農意各招馬不及五百五十匹更不推恩以并陽言
歲額買馬
一千五百匹
四百五十匹
其所有
紹興十一年
共買發
二十四
十五年
十月十八日通判黎州張松允轉一官以任內市馬及
額故也 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都大提舉茶馬司言
乞將利州錢帛庫監官窠闕移就成都府專一管幹出

納買馬錢物從本司奏辟從之 二十一年八月十二

日詔西和州管下宕昌馬場添買馬官一員從本路諸

司請也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權發遣文州魯安

仁言文州每歲所收網馬多不敷元額其弊在所屬發

茶網沿路稽緩遂致貨馬人戶守待動經旬月皆憚其

來乞下所屬令專遣官屬催督茶網經由道路每過往

來不得時刻稽遲庶免留滯人戶便於博馬 二十九

年七月二十一日樞密院言殿前司馬步司輪差兵官

往興元府馬務取押網馬緣所買九歲十歲馬到行在

養餵得成已是齒歲過大不堪披帶乞下茶馬司督責

買馬官收買八歲以下齒嫩及格尺堪披帶好馬團網

起發詔令茶馬司相度如可行收買即依所申施行

三十年八月四日詔訪聞廣西經畧司所買歲額馬緣
格尺拘礙令歲約回四千餘匹可令本路帥司措置來
歲據蠻人牽到馬並與收買仍差諳曉鞍馬屬官一員
就地頭相度收買闊壯齒嫩堪披帶馬更不限格尺俟
買一年別取朝廷指揮除年例分送諸軍外其餘並發
赴行在 三十一年三月九日詔令茶馬司嚴切約束
諸場官吏今後買馬須管盡還償直即時交付不得減
尅積壓及不得虛用文券折當如有違戾按劾聞奏仍
多方說諭蕃夷每將齒嫩堪披帶馬中賣先次開具見
今買馬則例申樞密院

以上中興會要 嶺外代答云
自元豐間廣西帥司已置詳辦

而此外今在錦他錦撥面與境境冬之蕃駐兼買州然公
通 又元所錄州付本坐之自四以國入劉牧馬守興事
故馬悍額給贈金經路于互四提馬曰界橫買之臣三一
自產其主與以錦畧上庭市城舉叩大有山馬財提年員
杞於權外二銀錄司朕上靈州出邊理知案印其照置於
羅大奇凡十定帛為錢群燕行境買自寨候兩下買提邑
殿理以添七價盡市經鑾照六招馬杞主安提則馬舉州
皆大入買年歲往馬制與門日之司特海撫舉有經買專
販理內三今額博之錢吾而至同先磨都上掌右幹馬切
馬國廐十馬一易賣監兵坐橫巡遠羅監遠入江一司提
於去不一綱十以經鈔校不山檢招殿三則鑾二員於舉
大十下綱分五馬司錢博與寨率馬配員率界提置邑左
理五十蓋往百之以及易鑾邑甲官那同甲招舉縣六右
而程綱買綱足高請應等接守士貴羅主兵馬東於年江
轉爾馬三上分下邑州量也與往錦孔管先有提邑令洞
責中改十請為視錢石于東經境贈謝買往同舉者帥丁
於有之五軍三銀買康度提幹上賜蕃馬境巡掌不臣同
戎險要百幾十之銀監下津威獲之腦錢上檢等察兼措
者阻大乞綱重及成朝乃備之馬畜物警一量也領置
也不累矣派赴輕回都延與以既將等產護員鑾寄金買
罷得見此綱行監易府歲鑾往入入每馬諸亦馬掌邑馬

既善通於邑自祀實陽遠焉自祀之人強悍歲常以馬
假道于羅殿而采羅殿難之故致爭然自祀雖遠於
邑而乃有司爭乃由南丹南丹州而直抵宜州三十
與羅殿有司爭乃由南丹南丹州而直抵宜州三十
推不夫帥司為之置買三良便與之為日使不許此
是有款於宜州近內地不便本朝設防外夷之臣議
臣皆以宜州近內地不便本朝設防外夷之臣議
吳高不遠一宜州近內地不便本朝設防外夷之臣議
也政不遠一宜州近內地不便本朝設防外夷之臣議
先番邊而近耳今宜州城十為國藩蔽遠來之入吾境
梁梅而橫山麓然遠在邕城七百里之外置寨丁之
左右江諸寨丁兵會合彈壓此令宜州之帶甲士以
然從城下為市其形勢固如險阻九十里之境可以
距宜城下三百里一過虎關已阻宜城矣此其可以
過此即行錄云常時買馬路久未通宜城首開之實以
名臣言行恩信招致小部與五族年指每歲二國馬
茶珠之撫以恩信招致小部與五族年指每歲二國馬
人橫之州志云結興五族年指每歲二國馬
一百三十分為率建康鎮江郭州每歲三國馬
一合三三興元年指每歲三國馬
馬每三三興元年指每歲三國馬
外每三三興元年指每歲三國馬
外每三三興元年指每歲三國馬

吏買二綱應副建康府三年指揮於歲額外

吏買二綱應副鎮江府五年指揮於歲額外吏買一綱應副池州又當年指揮於歲外又買三十綱赴行在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未奉宗印詔廣西買

馬係撥定本路上供錢七萬貫經制贍學錢五萬貫靜

江府買鈔錢八萬貫及每年撥定錦二百匹鹽二十萬

斤令經畧安撫司取撥袁同應副走使又廣西收買戰

馬一千五百匹為額並要四尺二寸以上八歲以下闊

壯堪披帶馬數其買馬係橫山寨收買價直盡時支給

昨來已將提舉買馬司官吏添置幹辦官並罷令本路

帥臣兼提舉邕州知州兼提點及幹辦公事一員於邕

州置驛宇仰廣西南路經畧安撫司依見行條法常切

檢察有違法處具當職官吏姓名申取朝廷指揮施行

以士庶計事主市馬之弊每與舊壘博易則吏與銀
或要需以銀打達今者多果銀正以銀銀銀銀
入赤銅元法每盤一算計一百五斤算銀五兩折與舊
一令刻以二盤小作三盤折一寸加一十兩今市馬四尺
樣赤度等重舊每銀一兩折錢二貫文足有出利之數
銀價低昂只取見錢以高補依是以每歲有出利之數
暗將入已馬口在六印七八歲方可收買今市官計
為執一醫有賄通老馬印七八歲方可收買今市官計
經幹一醫有賄通老馬印七八歲方可收買今市官計
錦友與善安孝宗隆興元年二月十三日都督江淮
故有是詔

軍馬張浚言朝廷每歲於川廣收買戰馬計綱起發每
匹不下三四百千近措置於兩淮買到戰馬七十匹每
匹通不過二百千非惟價例差小且無道塗例堯之患
緣所管錢物不多詔令買到馬總領所逐旋支給價錢

四月二十三日詔管幹御前馬院蔣宗和差同措置

廣西收買御前馬 六月二十四日詔廣西經畧司每
歲買發戰馬三十綱合一千五百匹買馬官吏溢額並
與推賞所有鑾人販到馬雖不及四尺一寸如委是驍
壯可以披帶許額外買發價錢就提舉茶鹽司賣鈔錢
及提刑司經總制錢內截撥從知靜江府方滋之請也
同日知靜江府方滋言得旨條具白劄子陳請廣西
買馬利害事契勘廣西先置提舉官一員措置買馬事
務廢罷今已近三十年只就邕州置買馬司令知州兼
領又差經畧司幹辦公事一員兼提舉買馬帥臣總提
其事經久已是利便今來白劄子乞依舊復置竊恐復
置一司官吏費用不貲乞候到任如見得在任之人不

堪任職亦許依舊制舉辟施行廣西買發網馬多是西
南諸蕃羅殿自杞諸國蠻將馬前來邕州橫山寨兩平
等量議定價直從蠻人所願或用絲帛或用鹽銀等物
依彼處市價博易其合破買馬錢係朝廷分撥本路逐
州合起上供錢物截撥赴經畧司應副支用今來白剗
子乞支撥度牒紫衣師號召人入馬竊慮臨時發泄不
行有誤指準買馬欲乞量行給降度牒一百道紫衣師
號各五十道如變轉得行即接續申乞支降從之二十
十九日詔差殿前司統制湯尚之前去四川等處買馬
其合用錢令四川總領所取撥銀二萬兩絹五千疋錢
引一十萬貫專充買馬使用十月二十六日都督江

淮軍馬魏國公張浚言近措置兩淮諸州所買戶馬合用價錢據諸州發解到馬內多有堪乘騎出戰及壯實可充馳負馬等第支給價錢乞令總領所支運從之

十一月七日詔都督府准備統制李澤特轉一官

以樞密言

澤措置買馬首先買利五十八匹欲示鼓勵故也

十七日樞密院言南平軍

買馬權行立定額數如知通每歲買及四百匹與減半年磨勘及五百匹減一年磨勘不及四百匹展半年磨勘如每歲買到及額馬數須管子細開具格亦齒歲及團簇往是何去處交納保奏推賞從之 二十七日都大茶馬司言得旨令本司於今年額外添買馬二十六綱應副江淮宣撫使司剏添神勁武騎等支用契勘獲

路管下珙州係與南平軍接連界分本州夷人多出好馬緣為未曾置場連年止是見任官形勢戶私買今相度欲乞行下珙州委自知通措置收買三綱應副趁辦起綱詔依須管收買及格赤齒嫩堪好馬數團綱毋致將齒老低矮怯薄馬夾帶在內起發 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湖北京西路制置司奏虞允文言被告收買戰馬承朝廷支降恭引十萬貫度牒三百道緣本路總領所茶引前後請降數目至多見今發泄不行望改給准鈔或乞併支度牒庶幾易為變賣詔於已降茶引十萬貫內將一半紐計改降度牒一百六十道差小使臣一員管押前去交付其餘一半茶引令本司多方招誘出賣專

充應副買馬文用 二月二日詔廣西買馬官於歲額
外買到溢額馬及二百匹招買官各通減一年磨勘四
百匹減二年六百匹減三年八百匹減四年磨勘一千
匹轉一官每買及二百匹更增減一年磨勘如買不及
一千五百匹各展一年磨勘或有文臣比折施行其招
馬効用每人依招買及三百匹與轉一資依八資法轉
補至承信郎止仍差招馬官不得過兩資招馬効用不
得過二十名內如買到四赤以上不及四赤二寸計數
攢申訴以溢額每三百匹當溢額及格赤二百匹之數
令廣西經略司令後遇有保明上件綱馬酬獎須管分
明問具若干及格赤若干不及格赤團發起綱數目透

一具發往是何去處并招買官効用職位姓名及校用

每名下招買到馬數保奏推賞施行即不得依前泛濫

違戾及不得於招買官効用額外別有妄亂撓雜他官

申明乞賞

以權發遣靜江府余良弼言方該所除具買馬推恩等事未能一一曲當或有是命詔

五月二十七日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言

昨於兩淮州縣刷買戶馬四千五百一十二匹乞於內

存留堪好馬一千七百匹外將不堪披帶馬發往元科

州縣給還人戶內已支價錢令拘收發付總領所詔依

仍令兩提領所措置分送諸州出賣 六月一日主管

殿前公事王琪言本司隆興二年分合得馬七十一綱

已差統領官孟慶孫前去宕昌等處同共監視買發望

今孟慶孫依向昌務已得指揮與買馬官具買到馬數

并支過茶帛等數同御中樞密院從之檢准紹興三十年敕前同差向

昌務前去店昌監視買馬有旨令與買馬官具買馬數同御中樞密院故也八月七日廣

南西路經畧提刑司言邕州提點買馬司每年買馬以

金銀等與蠻人從便折博自知邕州武德郎光盛到任

不依舊例虧尅蕃蠻致今歲不肯將馬前來中賣契勘

紹興十六年買馬二千三百四十匹支過金銀等係酌

中數目與蠻人折博不相虧損乞只用紹興十六年則

例委是經久利便從之十一月十六日詔令階文龍

州經畧使兼弘遠屯駐軍馬吳挺買馬發御前披帶闊

壯馬一千五百匹所有價錢令四川總領所先次應副

先使銀絹三萬匹兩候買足日具出豁限帳申尚書省

御前依數支降中書門下省奏四川提領所見有橋管

管依乙降旨揮候支降到換逐數日却今左藏南庫橋

管

買馬下此卷与前卷原係一卷、數批在首卷首頁欄外

乾道元年正月己未七日詔茶馬司買發隆興元年隆興二年分馬西馬比之通年虧損數多顯屬不職令具狀因依聞奏 六月二十一日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源言諸軍見管戰馬大段數少詔令茶馬司經畧司於每歲額外各收買二綱應副 二十九日樞密院言勘會四川宣撫使吳玠赴行在奏事將帶馬二千匹前來詔令吳玠措置自行收買補填元起馬數其合用博買錢物令四川總領所應副 二年二月

八日軍執進呈廬州進士劉惟肖獻利便事十件上曰
第八件止絕停留買馬之人朝廷可劄下帥司申嚴約
束庶幾免得空事 三年二月八日大理少卿陳彌作
言四川茶馬司每年合起江上諸軍馬八十綱并行在
殿前馬步三司馬七十一綱宣撫司二分馬七百二十
匹統計一百五十一綱零七百二十匹稽考得有拖欠
未起隆興元年江上諸軍馬九十三綱并三司西馬五
十五綱并隆興二年乾道元年分宣撫司二分馬六百
二匹係累政收買不敷年額緣蕃蠻中馬有限僅能敷
足本年之數竊恐前後循習徒有掛欠乞特賜蠲放仍
令茶馬司從乾道二年為頭須官買足一年歲額所有

日前年分未買馬已放簇橫那到錢展計錢引四十四萬餘道令項椿管專充還前項累政欠買馬之數望行下茶馬司并三衙諸軍遵守施行從之六月五日樞密院言勘會茶馬司近來起發西馬例皆低小瘦瘠令茶馬司今後須管收買及格赤齒嫩堪披帶馬仍不得虧損歲額七月二十四日詔令准東西路安撫司行下沿邊州軍嚴切立賞禁止私渡買馬人如有違犯具姓名取旨重作施行十一月二十一日四川宣撫使虞允文言依年額收買馬數足日欲收買額外馬三千匹庶幾三都統下馬政復修可以為戰守之備所買馬本錢望更給降度牒四五百道逐旋變賣錢物支用詔

為係買戰馬可特依給降度牒三百道 十二月十八
日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友直言本司諸軍
戰馬昨自虜人侵犯之後累經戰陣委是闕少詔令茶
馬司廣西經畧司於每歲額外各收買二綱應副 四
年二月十四日提舉茶馬監牧公事張松言見措置將
宕昌馬場買到馬赤寸於馬項下印烙引賣人姓字火
印排網起發若將來到行在內有短寸匹數及舊歲不
同乞看驗火印姓字降下責憑根究追理短寸虧官價
錢從之 三月二十二日戶部言茶馬司申宕昌奉貼
峽買馬以前立定賞罰止是該說順政長舉兩縣收發
茶數餘將利福津兩縣不係茶運經過地所以未有賞

罰令來本司自紹興初運茶博馬係於西和州管下宕
昌寨階州管下峯貼峽置場其茶運部從興州置口以
去擺鋪運發係經由興州順政長舉縣階州將利福津
縣前去臨江茶場交納應副博馬支用其逐縣知縣若
不申明一例立定賞罰竊慮無以激勸乞參照政和三
年六月七日旨揮推行權茶賞罰行下庶幾有以責辦
本部尋下都茶場指定今勘當欲依指定到事理施行
從之時戶部下都茶場指定今勘當欲依指定到事理施行
興州長舉縣戶部狀都大權茶司申乞應成都府六月七日
船化三泉興州順政長舉西縣興元府南鄭知縣任滿
收發過茶無夫后欺弊提舉司保明每四萬畝與或磨
勘二年如不獲比類施行二分以展磨勘二年替人創本
部勘賞罰並各般茶鋪使臣任滿戒磨勘一年先次旨

付家便
主遣

八月一日兵部侍郎陳彌作言祖宗設互市之法本以羈縻遠人初不藉馬之為用故駕駘下乘一切許之入中蕃蠻久恃聖朝寬大一拂其意必起紛爭官吏亦懼生事無敢誰何黎叔南平軍等州每買網馬五十匹內良網馬不過三四匹中等馬不上二十匹餘皆下下不可服乘發以充數則必倒斃蓋緣博馬茶錦所入有限公吏旁緣為姦寧取下乘以數網額不繫上駟以虧茶錦望約束川馬州軍每網以五分為率一分良網馬餘四分依舊收買仍令茶馬司汰其不中繫網者就賞拘錢增置茶錦以貼支諸州良馬之直不惟上不失祖宗羈縻之德下不誤諸軍緩急之須矣詔令茶

馬司從長相度中樞密院 十九日都大主管成都府
利州等路茶事張松言武郎劉時敏權知叙州到任
未及半年已買足乾道四年分歲額馬數揀選得口齒
輕嫩及格堪起綱馭騾馬僅五百匹貼綱應副鄂州等
軍支使委見本官措置有方了辦職事乞將劉時敏正
行差知叙州專一措置增買起綱馭騾馬從之 王
二月五日池州駐劄御前右軍統制王世雄言右軍所
買戰馬不多望將川廣發到綱馬許令截留兩綱詔令
茶馬司廣西經畧司於歲額外各收買一綱應副王世
雄 十九日詔令都大茶馬張松於歲額外通融收買
川西馬二十綱應副建康都統郭振即不得虧損歲額

四月八日詔給降度牒三百道付宣撫司專一椿充買馬使用 七月八日權發遣靜江府張維言邕州守臣係提點買馬官本司幹辦公事一員係邕州置解字每歲十二月同到橫山寨親與蠻人為市至四回州委是有勞欲乞將邕州守臣及幹辦公事一員每增買二百匹各與減一年磨勘一千匹轉一官其餘官屬更不推賞契勘廣西經畧安撫司通年收買戰馬各用本錢已降指揮取撥若招馬益多慮恐闕用今照得靜江府乾道五年合發折布錢六萬二百八十餘貫係赴湖廣總領所之數今欲就內取撥三萬貫椿管通已撥窠名錢物家同應副收買並從之 十二日詔令張維於歲

額外收買齒嫩及格赤闊壯堪披帶馬二十綱起發赴
行在如錢數不足許於令起發官錢內先次截撥八
月八日戶禮部言茶馬司申承指揮於歲額外通融收
買川西馬二十綱應副郭振約計馬本并起綱等用錢
引二十萬貫本司見有空名綾紙度牒四百三十二道
公據內照應得係紹興四年朝廷給降淮西川陝宣撫
使司撥赴本司椿管未曾出賣與見賣者度牒綾紙式
樣一同令欲將上件度牒許本司書填批跋依買價例
拘收價錢應副收買額外馬綱使用緣本司年計買馬
除支遣外尚闕錢引二十八萬貫今來所乞係充額外
馬本所有歲闕錢引乞別賜支降得旨送逐部指定禮

部勘會上件度牒即不見得堪與不堪行使欲別造新法纔紙度牒四百三十二道并公據合同號簿關吏部差大使臣管押前去茶馬司却將元降度牒公據仍付使臣管押赴部下度牒庫椿管度支指定欲下茶馬司照應禮部指揮定事理將價錢專充收買額外馬本錢餘數令椿管仍據買到馬數每匹格赤高下齒歲毛色并實計合用錢數開具細帳申四川宣撫司覈實如歲額馬本錢委有關數即具申朝廷施行從之 十一月二十一日詔令茶馬司自乾道六年分為始每歲於敘珍州額外收買馬兩綱付高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六年二月九日侍講胡沂言比年置監漢陽以休養馬

力較其損斃之數殆與前比自四川經至行在數月初
亦不堪相遠馬之受病不在今而在乎博買之初博買
之際皆先期繫馬於廐絕不與食使之甚饑伺其明日
將相視而就易也始以糜粥豆飲乘熱飼之馬以饑渴
自然倍食雖得一時色澤鮮明膚革脹飽又從而棄驟
馳騁竭力以試之既饑飽失宜又勞逸過度望行四川
茶馬司委提舉官親行檢察不為估客牙僧所欺如諸
軍醫歎亦宜籍定姓名重立賞罰每歲醫過病馬若干
其賞幾何損斃多數罰亦隨之從之 七年二月三日
宰執進呈御筆四川買驟馬一千匹廣西二千匹上曰
四川千匹不難辦否虞允文奏曰西邊驟馬甚多以官

中不買故不來尔誠措招誘雖二千匹亦可辦也上曰

驪馬誠有益於用無事則孳生出軍則令披帶若果易

辦令四川亦買二千匹於是詔令四川宣撫司廣西邕

州每歲於額外各買發驪馬二千匹 十六日詔令禮

部給降空名度牒五百道應副四川宣撫司買馬其見

管封樁度牒錢不得取撥支用以四川宣撫使王炎言

曾封樁度牒錢內 三月二十六日宰執進呈吏部侍

郎王之奇乞令諸軍於宣撫司置場處收買出格馬劄

子上曰茶馬司歲額外更有馬可買否允文奏曰馬司

自四月閉場後宣司可以收買但馬司近撥到西馬綱

比去年一般月日大段數少乞且令宣司措置上曰可

五月二十五日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張維言據知南丹州莫延甚劄子乞為招買蕃馬以報國恩又備羅殿蕃羅鄉貢等狀有出格馬欲赴宜州中賣即牒報莫延甚且令措置只就南丹置場至春月蕃馬來即差官前去同共博馬契勘靜江府至南丹州比邕州地里減半又無險阻路馬力不耗邕州守臣每到橫山博馬場必調發兵丁彈壓令南丹置場只差宜州副將及准備將領并收支錢物官前去署無煩費往年帥臣以為蠻人深入內地不便令置場於南丹即無蠻人深入之患詔令廣西帥臣李浩日下措置先具已措置事節申樞密院仍委宜州准備將陳泰於南丹州收買合用物帶

令帥司先次應副具已應副過數目申朝廷撥還其後

月二十九日權發遣靜江府提舉廣南西路買馬李浩

奏張雄所乞南丹州買馬係是更易難以施行而詳廣

西每年波買歲額我馬依已降旨擇於邕州置司自置

司之從經及三十餘年委是利便元年歲源達事官就

緒詔將已降南丹州十一月八日樞密院言四川蔡

買馬指揮更不施行

馬司適年所發網馬元降指揮令收買四尺四寸以上

馬近來多係四尺四寸以下至四尺一寸不堪披帶理

宜約束詔令四川宣撫司嚴行約束如更違戾將提舉

官取旨重作施行 十二月二十九日四川宣撫使王

炎言准指揮令四川宣撫司廣西邕州每歲於額外各

買發騾馬二千匹契勘川蜀及關外所產騾馬不多無

蓄蠶例皆收養藉以孳生委是少有前來入中竊慮元

買之數將來難已敷赴詔將乾道六年已前買騾馬並
與蠲免其乾道七年分騾馬依已降指揮疾速排發

八年正月十一日詔令廣西提舉買馬李浩將七年分

合發網馬比六年分已起數目疾速依數措置收買排

網起發赴諸處送納不啻依前違戾仍自今依乾道五

年七月指揮每歲收買開壯額外馬二十網赴行在

密院言廣西經界司乾道七年合起發
馬網比乾道六年大段虧少故有是命十五日樞密

院言進武校尉前邕州上思知州事黃彬劄子蕃蠻之

地歲有馬出賣橫山寨收買不絕如小蠻家地多有牝

馬若作孳生出產一年買千匹十年買萬匹計之十年

可出孳生數萬騎以應大軍披帶比之戰馬價例至少

稍不費朝廷財賦情願收買一年牝馬一千匹仍令邕
州於上郭地場置監牧養三年為一界押赴行在交納
如有牝馬孳生數多併乞推賞詔差監行在左藏庫中
門尹昌前去同黃彬措置收買內黃彬與偕閤門祇候
許繫紅鞋帶候買及二千匹即行補正閤門繼而伊昌
等言蠻人每歲於橫山寨賣戰馬係招馬官進武校尉
知田州軍州事黃詣進義副尉黃球自當年十月將帶
兵丁効用深入蠻界招誘委是有勞望給錦段賞賜銀
絹仍乞出給照帖與黃詣黃球二人同黃彬買及一千
匹增及二千匹即與黃球黃詣酬賞詔伊昌差充樞密
院准備差遣其黃詣黃球同共收買令廣西經畧司量

夫錦段銀絹賞賜仍候。今來買牝馬及額令本司保明
優與推賞。二月十七日樞密院準備差遣尹昌言竊
聞自來買馬場連年雖用黃詣等招誘博馬。自今後如
蠻人每名中賣到馬三百匹者。乞賞錦段一匹。鹽一百
斤。乞劄下買馬場遵守施行。從之。六月一日禮工部
言都大茶馬司申西和州置添差通判一員。以本司幹
辦公事。兼之專任。宕昌監視買馬上件窠牘。係是創置
年額買馬幾近萬匹。出納錢物浩瀚。乞鑄銅印并宕昌
買馬所支馬價錢。舊在臨江置場支給。於乾道四年內
本司措置就宕昌置庫收支買馬錢糧茶絹數百萬貫
乞鑄銅印。今欲乞擬以西和州宕昌買馬之印九字為

文人欲依本司已擬到茶馬司宕昌茶帛庫記九字為文鑄造施行從之 七月二日詔令諸軍於公遣就

處收買好馬不得私相販賣仍經由河池縣茶馬印驗

發付諸軍申宣撫司照會覺察施行

以臣僚言四川提

戶處買馬私販出川界於襄陽一帶

同日臣僚言

竊見祖宗以來馬政係茶馬司專用茶錦銀絹博易蓋

漢皆以為便近來茶馬司不以茶錦專用銀弊博買甚

非立法之意况茶錦外界必用之物若不依舊以茶貨

及絲段博易則銀寶多出外界甚非中國之利詔令四

川宣撫司參照祖宗舊法更切詳審措置經久可利便

申樞密院 九年二月十八日宰執進呈次上曰新差

知邕州姚恪頗開爽但未知能辦買馬事否梁克家奏
曰恪既開爽於政事必有可觀買馬亦為政之一事也
上曰然當更訓諭遣之 四月二十八日兵部言勘會
川陝廣西收買歲額網馬皆有立定齒歲格亦並要輕
嫩闊壯堪披帶戰馬分撥諸軍使用近來諸軍多有申
到每遇交割到網馬看驗得內口齒過大以致不及格
亦矮小怯弱不堪披帶充數起網前來不惟往費官錢
竊恐有誤諸軍支配指準乘驛使用今欲乞行茶馬司
廣西經畧司督責買馬官司遵依已降指揮今後湏堂
收買口齒輕嫩及格亦闊壯堪披帶戰馬排網起發施
行毋得依前違戾從之 十月十二日樞密院言四川

茶馬司排發網馬訪聞內有買到病瘠馬充數起發詔令四川茶馬司開具因依申樞密院仍行下買馬去處

今後須管買及格赤無病瘠齒嫩馬排發毋致連戾

樞密院言已降旨揮約束所有廣西買馬理合一體點今廣西經界司依四川茶馬司已降指揮施行

十二月十六日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知南

丹州公事武騎尉莫延甚言竊見朝廷買馬全藉羅殿

諸蕃將馬前來邕州博買或遇春雨連綿溪水暴漲之

時阻絕馬路蕃人將馬復回是致博買不登歲計之數

兼出馬之地至邕州橫山寨五十餘程自橫山至靜江

府二十餘程加之路途險阻水草不利馬多瘠瘦未至

靜江往往倒斃兼諸蕃出馬之處至本州一十程道路

平坦水草豐足兼無險阻自本州至靜江一十三程比
之邕州路近三十餘程止將路遠比較已為利便頃歲
本路經畧張維已曾陳奏乞於本州買馬雖蒙省部行
下緣宜州避創事之勞巧陳利害其議遂罷今因宜州
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常恭赴闕謹將買馬利害附託上
進詔從議郎李宗彥特差充廣南西路提點綱馬驛程
宜州駐劄填尹昌兼權關專一相度措置買馬仍先次
條具利害及合行事件申樞密院以上乾道會要宋
十二年五月辛卯詔嚴四川市馬
路轉運使黎州歲售蠻馬詔市馬
延興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
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費
不敢奉詔壽如舊制移之
黎州買馬之弊
以仲秋為市四月止以美茶入熙秦

[illegible]

通其塗壘無意况今莫大乃橫力欲為之除道而糧以
五市之饒缺矣小吏安作將取遠譽論如法說不聽
從義郎李宗以提點所屬馬驛程宜州權置既而既
羅政密院乃奏宗以乾道七年閏八月有海之時淳熙元
年也宋史占城同傳其國方與真臘戰有浮大之書陽軍
者風泊其舟教其王當習騎射以勝之王大喜悅具舟送
不能決問人得馬數千匹嚴戰大捷明年復來受三州之
之吉陽帝得其王當習騎射以勝之王大喜悅具舟送
債志大掠而歸生口八十年嚴戰大捷明年復來受三州之
年占城歸所掠生口八十年嚴戰大捷明年復來受三州之
淳熙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詔住罷宜州買先是樞密院言

知南丹州莫延甚乞自備錢糧於諸蕃招馬至宜州博
賈尋差李宗彥充廣西提點綱馬驛程宜州駐劄專一
措置買馬仍令同宜州知通相度既而宗彥等言於邊
防利害不便及與邕州買馬有妨故有是詔 十月九
日臣僚言敘州歲買七等馬八百五十一匹為額更令

歲買驕馱馬三百疋今本州申乞往買驕馱馬通以歲
買七等馬額收買十歲以下者其十歲以上至十三歲
馬令本州措置出賣拘收本錢竊慮有失招徠遠人之
意乞依自來條法外有驕馱馬責令本州依應收買但
不過三百疋元科之數從之十一月九日詔四川所
買西馬並依廣西已降指揮施行先是有旨廣西自淳
熙二年收買四尺四寸馬經畧使范成大言其間四尺
三寸及三寸帶分之馬齒嫩閭壯一切棄之可惜乞令
邕州於內揀選壯嫩權奇者收買入常綱起發外四尺
二寸帶分二寸以下即更不印買既從其請故今四川
依此 二年正月十六日興州都統具挺言本司諸軍

戰馬除茶馮司得歲額綱馬六百五匹外例用諸軍青

草錢歲餘宕昌以來自行收買自張松變更馬政禁之

合得歲額之數亦支撥不及乞許本司以青草錢依舊

宕昌威鎮等處收買詔茶馬司逐旋補發數足餘從其

請四月又言乞於年部或遠鎮東柯太平監等處北馬驛許相魚收買詔許每歲買七百匹五月

八日湖廣總領劉邦翰言相度忠訓郎劉琛乞依舊將

荆鄂都統司馬青草錢買馬補填倒斃青草錢歲買馬

七十匹撥付關馬官兵以金州都統于友言本軍自買馬以金州都統于友言本軍自買

收買故有是命十一月二十日侍衛步軍都虞侯田世卿言

會三司買發綱馬昨於漢陽軍住程十日竊謂金房州

界山路險惡乞於住程十日內那移六日於險惡處各

住程一日於泥濘處一日實為利便詔京西轉運司行
 下住程州縣委守令督責所屬修整驛舍排辦槽具其
 草料錢糧令湖北轉運總領將現應副漢陽十日程內
 就撥七日付京西轉運司均撥逐處支遣自金州至平
日次女編山至寶豐驛住程一日次碭山至竹山驛
驛住程一日平驛住程一日次涉陂洋泥濘至鄧州住程一日次
驛住程一日次涉陂洋泥濘至鄧州住程一日次
驛住程一日次涉陂洋泥濘至鄧州住程一日次
 五年二月五日詔御前降到量馬尺樣付
 茶馬司令收買戰馬須四尺四寸以上其兩齒馬聽低
 二寸四齒馬聽低一寸足齒馬依已降指揮收買四尺
 四寸以上闊壯堪披帶馬計綱排發施行從之閏六
 月十八日詔關西四州民間依舊從便買馬孳養不得

十二月二日詔四川茶

萬貫雇人收打青草餘錢盡數收買戰馬於各軍從之

二月十四日詔自令綱馬到來並先經主帥子綱契

勘確實齒數格尺有無低小病瘠狹瘦報審驗官司覆

寶印留仍具不及齒歲格尺堪充馳負馬匹數申樞密

院以下
行以下
密院
去言
處已
收降
買指
兩俸
與合
及四
四川
尺茶
三馬
寸司
以廣
上西
四絲
萬署
及司

四
 端
 天
 馬
 三
 計
 寸
 綱
 以
 排
 上
 養
 五
 歲
 齒
 及
 委
 四
 兵
 八
 部
 四
 關
 寸
 具
 以
 賞
 上
 罰
 並
 及
 關
 令
 壯
 內
 無
 外
 病
 審
 堪

三年正月十四日權四

川茶馬司朱倬言漢陽軍鄆房州及金洋州興元府興

成西和州抵宕昌馬驛狹隘弊陋詔逐路漕臣選委有才力官躬親前去逐驛檢視疾速措置督責務要整肅不致闕誤如敢違戾按劾以聞 二月五日茶馬司言收買舊宣撫司閑壯馬一千足數內五百足撥付三都統軍內興州都統司二百八十五足緣吳挺近申明每歲自行收買馬七百足更有茶馬司合均撥歲額馬數委是重疊詔興州軍與支撥二百足餘八十五足自淳熙三年分排發赴御前投進 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詔茶馬司拘收金州都統司內應干買馬價錢窠名收文見在并綱馬毛色齒數尺寸每匹價錢若干及發納去處開具夾綱帳狀每歲於次年春季申尚書省 六年

四月二十四日四川都大茶馬吳總言本司買馬全藉幹辦公事官招徠幾案任滿止得減二年磨勘其西和州知通絕不干與買馬事務止是隨例應辦糧草馬驛等事而任滿得轉兩官今乞將西和州宕昌場買馬每歲買及五千二百足以上其西和州知通及本司幹辦公事官三員任滿各與轉一官本司幹辦公事四員內一員差兼西和州通判專任宕昌買馬其賞格乞依舊外今來更不增賞從之 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四川總領李昌圖言乞權往茶馬司添買興元府都統司戰馬二千五十三疋上曰興元府都統司所管馬舊額幾何趙雄等奏紹興年間以二千匹為額上曰可令茶馬司

將興元府都統司馬據見管數撥買成二千匹補填元

額 三月二十四日詔茶馬司將黎州蕃馬并文州馬

並買四尺二寸五分以上齒嫩向長堪披帶馬起發餘

遵依已降指才優五月二十八日詔黎州蕃馬司將不及

式馬中賣入官舍茶馬司下本州今歲且依舊法

五月五日指揮口舊茶馬司收買其近降成作四尺二寸

五尺以上指揮使蕃部作遇情理輕重通宜指置施行

月四日臣僚言黎州市馬專委通判慮守不預馬政理

宜申飭詔黎州知通均任其責仍須不失事體賞罰依

見行條法 八月三日宰執奏事畢上語及黎州邊事

令宰執以書諭胡元質吳總等如蠻人以市馬邀我則

且住一兩年使權常在我彼無能為自然安帖畏服趙

雄等奏曰聖諭可謂明見萬里矣 九月十七日詔廣

西經畧司行下邕州自今每歲買馬止令通判前去仍

輪差將副一員量帶將兵彈壓守臣依舊御帶提點買

馬只在本州治事不妨檢察以相察院言守臣往邊上

年九月一日廣西經畧王卿月言中臣臨邊不車為馬

政漢洞事且不一漢正王卿月言中臣臨邊不車為馬

安輕不能覓今漢正王卿月言中臣臨邊不車為馬

之十年十一月八年二月四日知興國軍朱晞言

茶馬司所買馬並四尺二寸以上十歲以下方許起綱

自四尺一寸以下或十歲以上雖四尺五寸亦不收買

其間多骨相驍駿而馳驟超逸者例以不及格棄之又

不許民間收買乞於茶馬司所買外不堪撥發起綱之

馬不拘軍民並聽從便收買詔茶馬司契勘十歲以上
四尺五寸馬見今曾與不曾收買其不及格尺之馬令
買馬官等驗用退印給據令民間從便交易 六月十
一日詔開外四州民間孳養到馬從便賣買不得拘籍
禁止 九年五月二日都大茶馬王涯言黎州買馬舊
額二千一百二十四疋一年計用絹二萬三千匹乾道
九年趙彥博以青菴作過優支馬直始用絹三萬四千
匹至淳熙八年龔總到任欲買馬三千三百八十一疋
將數內不及格尺馬一千九百八十八疋陞作良細馬
共支絹七萬六千餘匹與乾道八年買馬相類而支絹
加一倍以上今乞以十年買馬支用數目取一年酌中

之數立為定則科撥仍立定每綱五十足止許以十五
足為良細使買馬官吏從實互市所有淳八年買馬官
乞朝廷重作施行詔龔總已放罷特降三官通判孫醇
監押楊仲禮各特降一官放罷仍令陳規王湜參照
興年間一歲酌中之數立為定則聞秦州馬政備習
大為獎已極至有作金綱作良細者舊所為備習
優厚如此若依宋舊法去十指以九為一舊所為
立為定則乃是一旦革去六分之二九為一舊所
事今取酌中年分如淳熙六年共買馬一十一百
元足內民駒馬只計五百四十足若以此年為
中制於邊防馬政兩便乞行下秦州照此年為
之數酌行更革令及減又不止此從之
十四日臣僚言江池二州阡陌狹隘深溝斷壑而天津
梁不修沉石溪冷水馬驛有二相距六十餘里狹隘泥

得冬日差短馬行至暮方能抵驛望令江池二州重修
馬路石溪冷水添置馬驛詔江州守臣相度聞奏
知池州去南言石溪驛至冷水驛計五十五里若於中
間添置馬驛每驛不及三十里去地程從別無公置驛去
處今相度將地里高低遠近無妨致泥驛從之重行
興築高壯平闊及開築道無妨致泥驛從之重行十一

年四月十二日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言鄂
州江陵府副都統制郭杲乞下川秦買馬司及興州都
統制司各應副驤馬五綱仍乞於御前閑北良細馬內
裁撥兩綱以充脚馬緣戶民所養驤馬稀少難於收買
令止買得一百五十匹排足三綱起發兩綱竊恐未能
便得辦集詔令一面接續收買 七月二日興元府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彭杲言所部馬軍見以二千匹為

額又有倒斃乞許令依興州金州兩都統司例每歲除

合撥二分馬外差官齎播收青草錢於四川茶馬司官

昌馬場摘買馬二百匹逐旋補填闕額從之十一月五日

依已得指揮每歲就官昌馬場摘買更不裁例有行置

陽從之十三四年四月二日言近准茶馬司奏乞候買發

司馬壯馬日照與州例對減得旨各與應到一年契勘本

百五十匹近年休延州例對減得旨各與應到一年契勘本

本軍約到青草錢收買一足十二年正月二十三

日建康都統制郭鈞言本軍先用官錢買到叱白大堪

充披帶已將補填闕額若不印烙竊慮無以閑防緣從

來即無承降到指揮除已權行印烙外日後如有似此

買剽之數乞令照前項已降指揮施行從之 七月六

日四川茶馬司言每年買發闊壯馬七百匹先準尚書

省劉子自淳熙十年為始住買三年其淳熙十三年分
如依舊收買乞早降指揮下本司預期說諭蕃客興販
入中仍乞下總領所照料降本錢施行照依年例收買
特應副鎮江軍一次須將及格尺齒嫩堪披帶馬起發
候到委官覈實 八月十六日詔湖北轉運司移石鵞
馬驛於京山縣曹武市驛舍令京西運司修蓋其每歲
錢糧草料仰湖北運司依舊應副毋致闕誤 十二月
五日四川茶馬司言乞將興元府都統司所買馬二百
足依興州都統司例於本司合買闕壯馬或三衙馬內
依數對減施行詔令應副堪好馬一次 十三年四月
二十九日四川茶馬司言宕昌買歲額馬自遠蕃來太

半瘦瘠既已入中便行排發若至大澤縣瘠驛經涉橫
水汨水驛乞住程一日實為利便從之 十一月十五
日詔四川茶馬司每歲市馬若干價直增損若干收支
茶絲銀兩若干並令制置司通知 十四年五月十四
日都大主管四川茶馬李大正言西和州買馬係本司
選辟差官前去通判畧無干預乞今後西和州通判更
不推買馬之賞從之 二十五日宰執進呈趙汝愚等
奏相度到邊場用銀買馬利害上曰所買闊壯馬與網
馬何異却用銀二萬餘兩可行下權住買闊壯馬仍令
茶馬司每歲用銀買馬不得過乾道五年以前之數
七月十六日樞密院進呈四川置制司申虛狼蠻乞自

來熬州中馬事上曰虛狼蠻既是久例附帶印部川出
漢中馬難以許其自來可令趙汝愚行下熬州宛順說
諭仍令嚴飭邊備以防不測八月十八日樞密院進呈
趙汝愚李大正奏到增添銀兩買馬事上曰用銀買馬
且以漸革使諸蕃互市由之而不知當以此意諭與兩
司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詔四川茶馬司權住收買導
熙十五年分關壯馬其銀兩令項椿管不得妄用歲終
具數聞奏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詔更住一年五
月十一日詔州郡互市去歲每歲買馬銀兩可更措置
減省以聞二十四日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某言茶司
牽馬官兵係諸州抽摘廂宜類皆游手押綱使臣初非

遴選不諳馬姓網馬多斃其實由此乞只從三司選差
官兵前去取押仍乞自川路至國門相度道里遠近定
地分令逐處都統司各選差將官一員點檢驛舍草料
遇有覺察到作弊等人許牒赴所屬懲治仍以一年一
替所過網馬全無倒弊少量與等級酬賁或前弊不革
罰亦如之 侍衛步軍都虞候梁師雄言乞行所隸州
縣相視驛舍量加修葺及將合用草料常切應辦各就
馬驛附近樵採網馬到日隨即支給仍乞更令沿路都
統制司分定驛程各差素有心力將官一員逐司量給
盤費與諸州軍所委官同共提點自宕昌至興州一十
五驛屬興州都統司自大桃至漢陰一十五驛屬興元

府都統司自衡口至干平一十三驛屬金州都統司自
梅溪至石牆一十四驛屬江陵副都統司自應城至石
田一十四驛屬鄂州都統司自遷城至楊梅一十一驛
屬江州都統司自紫巖至廣德軍一十二驛屬池州都
統司自改村至臨安府餘杭門六驛屬殿前步軍司各
令所差將官用心巡視務要驛舍草料應辦齊整如有
違戾去處從提點將官具申所屬都統司等移文州縣
將本驛不職官吏依公責罰若更減裂備申朝廷逐司
所差將官歲一更替如實有勞効即與支給犒賞從之

以上考
宋會要

紹興元年十月二日宰執進呈茶馬司申綱
馬格尺上曰馬只要齒嫩若齒嫩自會長進不可拘格

尺繼而茶馬司言承殿司申乞下本司將四尺二寸馬
日後不許買發本司照得昨於淳熙五年二月內準指
揮令本司照元降到尺樣買發品類均分換綱排發竊
詳邊場買馬自準指揮降到格尺見今諸蕃執為久例
今若將四尺二寸馬盡數退出恐阻遏蕃情別致主事
乞下殿前司於本司發到馬綱逐匹應得元降歲數尺
寸即遵淳熙五年指揮施行從之 十二月三日樞密
院言殿步司申舊例宕昌買馬本司自差使臣兵夫短
送至興元秦司其三衙人就興元秦司領馬長押歸司
緣茶馬司短差綱官止是寄居待闕使臣其短送人錯
州所差軍兵不足多是雇夫牽送皆烏合游手自宕昌

雇夫應數肩請雇錢出門之後放散却與興元近地借

人應數赴秦司納馬沿路偷盜草料自宕昌至興元二

十驛程養飼失節因而受病到務相離倒損弊害非一

欲令三衙官兵徑赴宕昌取馬將雇費量與添助券食

乞下有司詳酌施行取馬步司看詳照得差官兵去宕

安泊又吳極遠意恐積留官兵在彼要程因與西夏青

然馬蕃客情易物皆引惹未便乞因與二年以茂本

司官兵到興元從一馬將官於無網二二內差本

馬官醫款軍典各一各馬軍兵五二人前出官本司

視買馬就領官處先次城北本網馬毛色齒歲尺寸候

茶馬司發回乞令就茶馬司批支券食錢米仍令茶馬

司差部官押八便臣一負車馬人夫沿路提督一秋錄本

至秦司將本司所差八通二十入務人同止宿管如一秋錄本

以十三氏內有積差病患馬許從網官陳乞退換今秦

司貼據作五十八足排發前未若五十官等不金到其茶馬

司押馬使臣乞夫短網賞本司網馬官等不金到其茶馬

全不以天數準備馬揀選五十匹團綱庶得不致別司
馬家同文權亦無翅換之弊其餘小官押二十四人止
在興元任程伺候排發綱馬一就起發歸司不唯或馬
飲錢便得其宜又且茶馬司司官兵自興元取馬至行在
官送馬人夫實為便當本司官兵自興元取馬至行在
賞罰並乞依見今條格施行詔依殿步司相度到事理

施行 二年十月二日宰執進呈四川總領司申權住買

閑壯馬價錢上云閑壯馬亦須間歲與買一次恐今後

蕃人只將低小馬來賣前數年住買價錢今別司椿官

防其他用 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廣總領張體仁等言

昨準指揮江陵副都統率達原奏荆襄民間土生馬蕃

多格尺深類西馬令本司措置每歲收買二百匹發付

江陵軍收管其價錢總領所支給奉旨令相度經久利

便聞奏 亦相度襄陽一帶土產馬匹雖有及格尺馬數
亦不多止可入隊拔帶蓋與陝西不同馬之優

為相王遠絕然其地不相換易於養詞不甚損失又
 無四川限以尺寸又無稍便其直則人知養馬之利皆
 息令若尺壯西北馬道地若每日常為國家之利若以
 養及終不如此格增錢四出備價直收買更利若以
 領所於朝廷格增錢四出備價直收買更利若以
 郭州都統司改格增錢四出備價直收買更利若以
 諸軍騎兵皆得馬步軍及收子弟以充其軍則兵官及
 京西湖北兵帥司馬步軍及收子弟以充其軍則兵官及
 馬無國之北人馬步軍及收子弟以充其軍則兵官及
 買土產格尺人馬步軍及收子弟以充其軍則兵官及
 總領所開支仍常切閑防五馬中費

日戶部言都大提舉茶馬夔路安撫提刑運司申紹興
 元年十二月四日權發遣大寧監郭公益奏所領監實
 處峽外所管大昌一縣賦入甚微而每歲買茶馬司
 撥馬銀數四千四百二十九兩比本路州縣為額獨多
 嘗契勘官破本錢支俵民間每兩不過支引半而在市

銀價却當五引半民間每一兩而邊有四引虧折其名
下科數數少者亦自難辦而數多者其困可知乞下茶
馬司與本路諸司相度量行減免逐司照會夔州路官
下大寧監祖宗舊法每年額理應副二千九百五十兩
今欲將大寧監日後合撥銀數再與裁減錢引半道止
理四道五分每兩除發監本錢一道半外止理民間三
道委是經久可行本部看詳欲下大寧監從茶馬司諸
司相度到前項事理施行從之 六月七日詔鎮江都
統司於淮東州軍建康都統司於淮西州軍參酌荆襄
已行事理措置收買土產格尺壯墩堪充披帶馬解赴
總領所審驗來歷分明發往各軍乘騎理充逐年綱馬

之數合用錢於淮東西總領所先次充支却今茶馬司
將拖下逐司馬價錢內對數撥還仍仰主帥嚴行約束
不得容外界馬中賣以概密院言昨江陵副都統率連
原乞買州寨土產萬竊慮是民偷
益中賣別裁生事湖廣從兩所京西安撫司相度乞依
神勦軍例只就本處收買土產馬安撫司富同來歷
養下所屬今所屬其買直價錢開報總領所支給今據
張祐劉忠中兩司馬江次買直價錢開報總領所支給今據
張祐劉忠中兩司馬江次買直價錢開報總領所支給今據
司地大綱馬數多需應軍士調馬來騎故有是今
年二月二日詔西和州黎州買馬賞並以賣起發過綱
數委及元額方許理賞內茶馬司催督諸場買馬幹官
並依舊法淳熙六年四月指揮更不施行 十一日四
川制置司言興州都統司申向來吳挺申獲指揮每年
買馬七百匹即不聲說今都統司買馬照得本司互市

惟宕昌一處每歲收買供進并三衛及諸軍戰馬總計
六千餘匹最為重大若從例於宕昌買發必將狹小馬
料撥令本司收買有誤諸軍填關乞依元降指揮令本
司差官於宕昌從舊自行收買七百疋制置司竊詳四
川買馬自有茶馬一司專主其事今欲依興元府等例
自車差官赴宕昌同茶馬司簽廳官監視收買五百疋
餘令都統司自行收買庶幾事權歸一從之 六月五

日四川茶馬司言敘州中買馬乞從黎州體例除知州
不預赴場外止令通判與監押量驗收買所有邊防馬
政但干事務知通均任其責從之

以上先宗會要宋
年六月壬寅詔市權馬先從江上諸軍先宗本紀熙寧四
州歲市花山苑轉買蜀貨得江上下物價詳為益源案

據置新傳務平貨直
以易馬宿弊煩紀

慶元元年正月九日詔令殿前

司量差將官軍兵於襄漢州軍牧買土產馬二百五十

疋令用價錢先次於總領所借支却令茶馬司於施下

綱馬所管錢內對數撥還仍仰約束買馬官兵毋得收

買外界馬合行事件條具申樞密院請以本司有二年

三月十三日四川制置趙彥逾茶馬楊經言紹熙元年

至五年黎州買過良綱馬數照得四年所買一千一十

四疋在五年之中最為酌中數目欲令本州依額收買

從之先是茶馬司言黎州買馬自紹熙五年八月至慶

元元年計充上號外餘止是尋常綱馬致多過本便

相度四年所買之本州照熙三年制買發至是兩司

數為便故從之同日詔令興州都統制司每歲止

許於宕昌自行收買馬七百疋依近降指揮不得於邊
 上及威遠鎮等處置場收買仍令茶馬司將每歲合起
 發三衙西馬依數排發毋致拖欠闕誤先見是都統置司
 揮差官北宕昌每年自買戰馬七百疋四川制置茶馬
 司詳所奏相度欲從淳熙二年指揮合都統制司自行
 置場收買七百疋一疋茶馬司買馬場印烙除買七百疋
 外若更東私買馬一疋西司重立賞典許人告首
 官吏並重作施行又都統制司白開場全用銀錢引
 收買則馬歸我司必多所統制司白開場全用銀錢引
 期限萬會昨茶馬司買價高其都統制司亦無獲買之興
 有定額處合排發三衙西馬三年五月九日殿前司言
 所有不相妨故有是詔
 本軍差撥正將馬興祖等前來襄漢買到馬九綱乞行
 推賞詔令殿前司斟酌等弟自行犒設嘉泰三年六
 月十八日樞密院言江陵副都統制司每歲截撥廣西

網馬錢二萬貫收買土產馬據申到去年分已買馬四
百匹每匹五十餘貫竊慮所買馬間有不及格尺或齒
老病患不堪披帶訪聞民戶將堪好壯閑及格尺土產
馬往外處就高價出賣誠為可惜詔令湖廣總領所椿
管會子內支二萬貫付江陵副都統制司貼助收買土
產馬使用一次每足一百貫為率並要及格尺齒嫩堪
披帶委襄陽守臣如法看驗印烙字號每五十匹緣畫
毛色聲尺寸齒數條幾年分買到馬具申樞密院四
年三月九日樞密院言建康都統制司地分乃淮西之
衝要廣野用騎之所乞於歲計廣馬一十綱內減五綱
換撥西馬詔令廣西經畧司自嘉泰四年為始每年減

發廣五綱委四川茶馬司收買西馬五綱赴建康都統
制司交納 五月十一日廣西經畧司言近準指揮令
年第一綱添買馬內四尺三寸已下者不理滿數日後
抵小定議責罰今第四綱添買馬全揀選四尺四寸者
補發本司元準指揮常綱馬收買四尺二寸已上增添
綱馬四尺二三寸已上唯出放馬係於綱馬中揀選四
尺四寸以上者供進與增添常綱馬不同至於增添馬
又是於歲額常綱及格馬之外若蠻馬到寨數少常綱
馬且不足今欲盡買四尺四寸以上馬必是歲額不敷
無諸蠻已將馬到寨不為即買必大失遠夷之心乞照
元許買四尺二寸馬累降指揮收買詔令廣西經畧司

照應淳熙二年三月指揮內齒數格尺每網權以十分
為率內四尺二寸并四尺三寸馬共不得過四分權許
排發嘉泰四年分歲額及額外添買網馬一次並要壯
嫩實堪披帶不得仍前將依小瘦瘠馬揀數起發
八日踏路網馬驛舍多有損壞并什物不備草料闕少
甚者蕩然無有仰諸路漕臣提督州縣措置內合行修
葺去處各要如法責立近限了畢具申樞密院如各處
守令措置減裂從漕臣按劾施行從給事中蕭遠之請也二十
六日樞密院言殿前司申諸軍戰馬以一萬七百疋為
額見闕二千餘疋蓋茶馬司有發未到馬二十網兼疫
死數多縱日後排發輪流終是不能數足元額乞照慶

元元年體例差撥將官二員將帶款醫白直等人分頭
前去襄漢州軍收買土產馬六百匹逐放團綱差人取
押歸司赴承旨司等量火印批放合得草料撥付馬軍
開馬官兵著脚赴教閱其買馬價錢乞於湖廣總領
所就便借支會子四萬貫收買候買到日具足數支過
價錢却下茶馬司撥還詔令湖廣總領所支降會子四
萬貫付江陵副都統制李英收買齒礮闊壯堪披帶及
格尺土產馬每及百匹開報殿前司差將官牽馬軍兵
官押歸司解赴承旨司審驗印烙 八月十四日四川
都大監牧司言本司歲起三衙西馬七十一綱專仰
呂一處收買逐綱編類交付三衙差到取馬官兵押發

歸軍竊緣所買之馬來自外境多寡遲速難以預度而
三衛官兵萬里遠來亦難約期令人馬齊到至有留人
待馬留馬待人之弊乞照前茶馬丁達所請體例令三
衛於歲額七十一綱內減發一十綱使本司如遇審馬
出漢擁併則自差官押發庶幾一舉兩得於馬政實為
良便從之 十一月九日茶馬司言近準指揮令廣西
經畧司自嘉泰四年為始每年減發馬五綱委茶馬司
收買西馬五綱赴建康都統制司交納契勘邊場買馬
歲額有限又歲計買馬錢物止有諸州應副博馬綱一
色外別無所入窠名止仰茶司賣茶引息錢應副支遣
乞依舊例於年額合起三衛馬綱數內對減買發詔令

茶馬司自嘉泰四年為始於未發開壯馬內支撥五綱
赴建康都統制司交納 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詔

令湖北轉運司於寄椿行在會子內取撥二萬七千貫
付鄂州都統司專充收買土產戰馬九綱補填歲額綱
數仰本司日下差人前去請領仍具已買到馬數委廣
西經畧與撫司保明申樞密院從本司申請十一月

十八日樞密院言昨降官會一萬貫付濠州收買土產

馬據申到已節次買到戰馬七十九匹更乞科降會子

一萬貫接續收買詔令鎮江府於椿管交會內支撥一

萬貫專充措置選買闊壯齒嫩及格尺堪披帶良馬委

淮西總領所從公審驗印烙字號

以上事見會要蘇門龍川卷志江東

諸路括氏東素之馬每縣通有十朝旨江而諸縣市廣
西我馬江東素之馬每縣通有十朝旨江而諸縣市廣
馬吏馬使臣未至事忘大運徐為然予備可也吾邑孰為廣
西取馬使臣未至事忘大運徐為然予備可也吾邑孰為廣
有馬者博應曰邑有運馬薄歲月遠吳然有無之實高
得其半也即取簿封之運又曰何從得馬者解以不日
詰之則馬牙出果得之曾為何人責馬者解以不日
不責乃以馬稅為期我供又富耳曰保正副符日之縣
買為乃以馬稅為期我供又富耳曰保正副符日之縣
誰為有及格馬者相顧辭不知鄉保正副問之縣
者第勿其有為無陳其脫落者免罪失汝等將不使
衆入訴其不實而陳其脫落者免罪失汝等將不使
皆以實告不復至則已矣買馬再拜止此笑人廣西
則不以此笑人廣西失取馬者即

全唐文

宋會要 川馬綱

孝宗乾道元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川蜀綱馬程驛迂
路經由州縣山嶺有損無補如宕昌寨所買西馬欲自
本處排綱陸路至利州上舡順流而下不過一月可到
荆南出陸赴行在成都府路所買川馬欲自合州上舡
順流而下不過二十日亦可到荆南出陸其經由水路
合用馬舡及諸識水脈梢工草料等令所屬州縣預先
約度計置仍委逐路監司提舉乞自朝廷立格推賞以
為激勸詔令吳璘看詳提領疾速措置 其後九月二
十一日知夔州張震言四川綱馬改移水陸一竊見茶

馬司一處每年合發歲額馬及宣州所買馬約計二百三十五綱每綱五十匹共計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匹每一綱要得舡三隻每一隻額放一十八匹每舡搖櫓六枝水手三十六人梢工四人計舡三隻合用一百二十人每人日支雇錢二百文食錢三百文自夔州順流至歸州三日泝流雖是空回係上水梢工水手依舊銷得上件人數且約十二日可回共計十五日計支破錢九百貫文止係一綱二百三十五綱計支破錢二十一萬一千五百貫文止係一州之費其餘十州可以類推所有起蓋馬驛及一行官兵批支錢糧草料數目在外一川蜀無載馬舡今若製造每一綱舡三隻一年內除四

箇月半水漲月分外每一日發一綱半月方得往返一
遭必又須更有十五綱舟舡并每船各要梢工水手在
岸下方可循環津載不致積壓須要四十五隻舡一千
二百人梢工水手不輟往來日破口食若干州縣每年
要一萬二千人別無差雇去處船四十五隻每隻打造
廉費八百貫文共計三萬六千貫文每一船一年往回
十五次必是敗腐又須一年一次打造馬綱一萬一千
七百五十匹每匹日支大麥八勝粟草十三斤到發約
批支三日計每批支大麥二千八百二十碩每碩二
貫計五千六百四十貫文粟草四十五萬七千五百五
十斤委是出產不敷難以樁辦一江道自利至合春冬

淺澀難以椿重載自合至歸夏秋江漲阻水難行峽山之間寸草亦無何以飼馬一旦以利閤果合恭涪忠萬夔歸峽等一十一州計之每年分外虛費二百餘萬緡詔除打造舟船外其餘事件並令吳璘管辦其州船令王十朋疾速應副朝野雜記云又且出產不敷決難椿辦大臣進呈上曰第令造船與璘他日有損壞軍自修其他皆吳璘自辦事遂行汪聖錫時在成都亦言其不便不聽始議馬綱至鄂州遵陸十月十五日知樞密院事汪徹奏川馬既委吳璘用船自峽江發出至鄂渚若令諸軍以馬船去取自大江順流而下似亦為便上曰大江風濤或作即數日不可行但依舊令出陸是月二

十五日執政進呈吳璘奏馬綱經由水路畫一汪澈等奏曰先降指揮除造船外並委吳璘管辦今吳璘條具却復委茶馬等司及沿流諸州若從其請事決不可辦上曰只可依元降指揮別條具上來至二十六日進呈得御筆依二十六日樞密院言綱馬由水路切慮舟船未辦排發留滯詔令三衙且依舊陸路取揮候舟船辦日依已降旨揮施行十一月五日樞密院言綱馬改移水路勘會打造舟船分付吳璘掌管所有撐駕人并草料並係吳璘管辦詔並依令吳璘催督夔路安撫司打造舟船先次經由水路發十綱其餘照應降旨揮施行十一月十二日宰執進呈四川置制汪應辰論馬

綱由水路利害上曰可更令吳璘相度已作如何施行
是月十五日宰執進呈吳璘乞催夔歸州造馬綱船及
修棧道洪道奏曰夔歸峽州道路險峻人猶不可行所
謂棧道非西路棧道之比馬豈可行也元降旨揮係至
荆南出陸上曰可即依元降旨揮行下二年五月十九
日宰執進呈吳璘奏馬綱經由水路劄子并錄到知歸
州周升亨書稱已辦集舟船草料什物上曰歸州亦不
易辦遣等奏曰先來乞歸夔二州未辦今辦只歸州
夔州未見申到吳璘稱先將宕昌西馬由水路排發如
將來水路通行比較出陸別無死損即將所買川馬亦
於水路排發臣等觀吳璘之意次第亦疑水路有未盡

善上曰吳璘所奏正依得元降旨揮先於水路起發十
綱 二月六日進呈吳璘等論水路綱馬利害等奏
曰王十朋查籥等具奏皆已降出惟吳璘奏狀未見上
曰此事本責辦吳璘具今次所申理會得全然未是下
水用取馬軍兵不知船如何回奏狀已專使人持去令
別措置矣今未須理會且俟其回報是月十二日宰執
進吳璘奏水路先起西馬五十綱逐州合用船人草料
皆已交俵交子上曰此回措置得甚好可依這等奏曰
周時等先理會回船上水少人牽駕今吳璘以取馬人
帖船下水不曾及上水一節莫更備周時等所陳令吳
璘相度措置上曰善十三日夔州路轉運判官周時查

奏綱馬改移水路竊見本路所隸六州自恭至涪水路往回九日自涪至忠往回七日自忠至萬往回七日自萬至夔往回十日自夔至歸至峽正當灩澦瞿唐人鮮獲新灘查灘之險往回各一十二日蓋下水載馬逐州交替不過三兩日而回船上水或費八九日灘磧至多牽挽甚難所破人夫正要趁回指運今宣司旨揮每隻用招梢四人搖櫓四隻用大兒四名貼差逐州回船軍兵五人舉牽馬人二十五人同共搖櫓此特論下水一劑不知馬船回日却令何人牽拽兼回船軍兵并牽馬人皆是上江未曾經歷灘險之人而欲令搖櫓於驚波怒浪之中以載蹉盪不可測之馬豈不誤事詔吳璘

從長相度施行同日吳璘言一打造馬船近據合州申報造每隻合用物料人工口食等錢共四百四十貫本司已那支過錢引七萬五千貫僅可打造馬船二百隻今來諸州馬船及七分已見就緒一今乞將川馬由陸路發行外先次管認發三衙所取西馬五十綱除馬草已行下諸州應副具申本司支撥價錢外有馬料每綱五十匹日支料四碩五十綱共料二百碩以逐州遠近約度支過馬料價錢利州至閬州三日今大約四日閬州至果州三日今大約四日果州至合州三日今大約四日已上計三州綱馬五十綱經過日支料二百碩四日料共計八百碩每碩支錢引兩貫本司已每州支錢

引一千六百貫合州至恭州恭州至涪州涪州至忠州
忠州至萬州萬州至夔州已上逐州止是一日或一日
半可到今大約兩日馬五十綱兩月共四百碩每碩價
錢一貫五百文今大約支兩貫每州合支錢八百貫已
每州各支錢引一千貫夔州至歸州歸州至峽州已上
逐州各約三日可到馬五十綱三日支料六百碩每碩
價錢一貫五百文今大約兩貫已每州各支錢引一阡
二百貫已上共計支過馬料錢引一萬二阡二百貫付
逐州收管如有少數具申本司支撥並不令料於民間
一和雇梢公火夫近據閬州申本州打造七百料馬船
二十隻每兩隻可載馬一綱契勘若五百料已上船亦

可裝載若及七百料可載馬二十五匹每隻合銷梢工
四人搖櫓四支共用搖櫓火兒四名貼差逐州所差回
船軍兵五人與牽馬人二十五人同共搖櫓若是五百
料以上船用三隻載馬一綱每船一隻合銷梢工三人
搖櫓兩枝用火兒二名與回船軍兵牽馬人同共搖櫓
其和顧梢工火兒若從多數每馬五十匹計一綱用梢
工八人火兒八人共一十六人以逐州水路遠近約度
那支過諸州和雇梢工火兒五十綱錢引下項利閘果
獲歸五州水路稍遠約計三日或四日可到梢工往復
各支錢引肆貫火兒各支錢引兩貫每綱支和雇錢引
四十八貫五十綱共支錢引二千四百貫五州計支錢

引一萬二千貫已支撥付逐州收管令本州相度如更有少數令逐州量行添搭不令科於民間合恭涪忠萬五州水路稍近一日或一日半可到梢工往復各支錢引兩貫五百大兒各支錢引一貫五百每綱計支錢三十二貫五十綱計支錢引一千六百貫五州共計支錢引八千貫本司支撥付逐州收管令本州相度如更有少數令逐州量行添搭不令科於民間已上十州共計支錢引二萬貫付逐州應副和雇梢工大兒去訖通前共支造船并馬料和雇梢工大兒等錢共計錢引一十萬七千二百貫打造馬船錢引七萬五千貫綱馬料錢引一萬二千二百貫和雇梢工大兒錢引二萬貫今乞

將川馬由陸路發行外乞將三衙所取宕昌西馬發五十綱經由水路前去赴行在如將來水路通快比較得所發馬比陸路別無死損阻滯即乞將西馬經由水路排發施行詔依 月二十一日奉執進呈臣僚論馬綱由水路利害且謂造船工役朝野雜記於是大臣因為上言恐磷亦疑水路未盡善上未以為然明年春變路轉運司主掌文字潼川任續至行在上言今造船已畢工役遂事灘險山程利害相當在所不論惟欲撥陸路之芻秣以免汭流之煩費輟四路之軍兵以免蒿梢之追攝在巴峽州郡人戶彫瘵非他路之比今委茶馬司所撥支用則變路不患於煩費矣四路廂禁軍數目不

少各輟五千分於泐流十郡利閭閻合恭浩忠萬愛歸
充水軍屯駐請給衣糧各從元來處科撥馬綱行而迎
送舟船馬綱住而訓習水戰則差募篙梢亦不擾民而
馬綱無廢事矣上曰前後論馬綱者不一而此頗得要
領吳璘已嘗差軍兵令相兼差撥於是詔令制置司分
逐路州軍大小抽差廂禁軍共三千五百人於泐路十
州屯駐同吳璘正兵相兼使喚朝野雜記云三月甲子
時真父已去王龜齡代之與漕臣查元章皆力論其擾
人不聽也有知歸州周允升者傳會姦說事本郡舟船
草料皆已辦集即擢為夔路轉運判官而任續者亦除
知涪州又易恭州使行其說峽江沸險軍士素不諳習

一遇灘磧人馬覆溺於是駐汭流之民為之標州所貢
衣糧皆遭剝奪所過雖犬為之一空未幾殍殍填井父
代為宣撫使七月十二日提舉四川等路買馬監牧公
事陳彌作申馬綱經由夔路取撥錢物應副本路汭流
州縣支遣乞專委本路漕臣一員兼提舉馬綱程驛公
事庶幾錢糧有以任責不致闕誤從之 三年十月三
十日四川宣撫使虞允文言均房州一帶馬路多厯險
嶺又多亂石所以多壞馬蹄以致死損利州水路至荆
南府凡十二郡計三千餘里分置船驛數目浩大挽而
溯洄用人力至多若一旦阻風行船不得或至三五日
馬失餵飼令別踏行馬路有二一者舊係房金州上京

驛路皆平坦多係沙地於馬行相宜但一段去虜界稍近二百七十里恐生邊隙未敢便施行一者自金州上船至淨口水行五驛出船至外口陸行四驛合舊行房州馬路馬止厯均房兩州不過五百餘里直達得金房州數十重大山比利州水路減十之九見一面措置到圖子進呈詔令允文擇其利便一面改易施行 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四川糧餉取給於利閬之糴買訪聞糴買之害者曰馬綱商販之舟遡嘉陵而上馬綱順流而下則又却行而避之押馬官兵怙衆強橫騷擾江村商販之舟尤被其毒此馬船之害於糴買也使江道有益於馬綱猶於糴場大有妨礙而况水路馬數較之

陸路存亡相若以此妨彼尤為非便詔川路馬船日下
廢罷使商販米斛之舟往來通快朝野雜記云自吳璘
更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歲而
後得免云